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十六

列傳一百八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儒林

范冲

朱震

胡安國

子寅宏寧從丁憲

陳亮

鄭樵

李道傳

兄心傳

范冲字元長祖禹子也登紹聖進士第歷兩淮轉運副使紹興重修神哲實錄召為宗正少卿兼直史館初祖禹元祐中嘗修神宗實錄盡書王安石之過以明神宗之聖其後安石壻蔡卞惡之祖禹坐謫死嶺表至是復以命冲上曰兩朝大典皆為姦臣所壞故以屬卿遷起

居郎又升兼侍讀會皇子建國公瑗出就傅首命冲以
徽猷閣待制提舉建隆觀爲資善堂翊善而朱震兼贊
讀冲震皆一時名德老成極天下之選遷翰林侍讀學
士用其父故事也尋以龍圖閣直學士奉祠卒年七十
五冲之修神宗實錄爲考異明示去取舊文墨書刪去
者黃書新修者朱書世號朱墨史及修哲宗實錄又著
辨誣錄冲性好義樂善司馬光家屬皆依冲所撫育之
請以光之族曾孫宗召主光祠又嘗薦尹焞自代云
朱震字子發荆門人登政和進士第仕州縣以廉稱胡
安國薦於高宗召爲司勳員外郎稱疾不至會趙鼎入

爲叅知政事上諮以當世人才鼎曰臣所知朱震學術
深博廉正守道士之冠冕上乃召之擢祠部員外郎兼
川陝荆襄都督府詳議官遷祕書少監兼侍經筵轉起
居郎建國公出就傅以震爲贊讀遷中書舍人兼翊善
累遷翰林學士是時虔州民爲盜選良太守往慰撫之
震曰使居官者廉而不擾則百姓自安願詔新太守到
官之日條具官吏有貪墨無狀者一切罷去聽其自擇
慈祥仁惠之人從之紹興七年震謝病丐祠旋知禮部
貢舉會疾卒震經學深醇有源上易解云陳搏以先天
圖傳种放放傳穆脩穆脩傳李之才之才傳邵雍放以

河圖洛書傳李溉溉傳許堅許堅傳范諤昌諤昌傳劉
牧穆脩以太極圖傳周惇頤惇頤傳程顥程頤是時張
載講學於二程邵雍之間故雍著皇極經世書牧陳天
地五十有五之數惇頤作通書程頤著易傳載造太和
參兩篇臣今以易傳爲宗和會雍載之論上采漢魏吳
晉下逮有唐及今包括異同庶幾道離而復合蓋其學
以王弼盡去舊說雜以莊老專尚文辭爲非是故其於
象數加詳焉其論圖書授受源委如此蓋莫知其所自
云

胡安國字康侯崇安人入太學登進士第哲宗親擢第

二爲太學博士足不躡權門提舉湖南學事有詔舉遺
逸安國以永州布衣王繪鄧境應詔零陵簿稱二人黨
人范純仁客而流人鄒浩所請託也蔡京素惡安國與
已異得簿言大喜命推鞫無驗安國竟除名未幾復官
父沒謂子弟曰吾昔爲親而仕今雖有祿萬鍾將何所
施遂稱疾不仕築室墓傍若將終焉宣和末以薦除屯
田郎辭靖康元年除太常少卿辭除起居郎又辭朝旨
屢趣行至京師以疾在告一日方午欽宗亟召見安國
奏曰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又言爲天下
國家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謀議既定君臣固守故有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
志必成治功可立欽宗曰比留詞掖相待已命召卿試
矣時門下侍郎耿南仲倚攀附恩凡與已不合者卽指
爲朋黨乃言安國意窺經筵不宜召試欽宗不答安國
屢辭南仲又言安國不臣欽宗問其狀南仲曰往不事
上皇今又不事陛下欽宗曰渠自以病辭初非有向背
也每臣僚登對欽宗卽問識胡安國否中丞許翰曰自
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跡不爲所汙
如安國者實鮮欽宗嘆息令勉受命旣試除中書舍人
南仲諷臺諫論其稽命不恭宜從黜削疏奏不下安國
乃就職中書侍郎何桌建議分天下爲四道置四都總

管各付一面以衛王室捍疆敵安國言內外之勢適平
則安偏重則危今州郡太輕理宜通變分爲四道權恐
太重萬一抗衡跋扈何以待之尋以趙野總北道安國
言魏都地重野必誤委寄是冬金人大入野遁爲群盜
所殺西道王襄擁衆不復北顧如安國言李綱罷中書
舍人劉珏行詞謂綱勇於報國數至敗衄坐貶安國封
還詞頭何桌從而擠之詔與郡桌以安國素苦足疾而
海門地卑濕乃除安國右文殿修撰知通州安國在省
一月多在告之日及出必有所論列或曰事之小者盍
姑置之安國曰事之大者無不起於細微今以小事爲

不必言至於大事又不敢言是無時而可言也高宗卽位以給事中召黃潛善諷給事中康執權論其託疾罷之三年樞密張浚薦安國可大用再除給事中賜其子起居郎寅手札令以上意催促既次池州聞駕幸吳越引疾還紹興元年除中書舍人兼侍講遣使趣召安國先以時政論獻論入復除給事中其論之目曰定計建都設險制國卹民立政覈實尚志正心養氣宏度寬隱安國嘗謂雖諸葛復生爲今日計不能易此論也尋除兼侍讀專講春秋會除故相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安國奏勝非與黃潛善汪伯彥同在政府緘默

附會循致渡江尊用張邦昌結好金國淪滅三綱天下憤鬱及正位冢司苗劉肆逆貪生苟容辱逮君父今疆敵憑陵叛臣不忌用人得失係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勝非改除侍讀安國持錄黃不下左相呂頤浩特命校正黃龜年書行安國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况勝非係臣論列之人今朝廷乃稱苗劉之變能調護聖躬昔公羊氏言祭仲廢君爲行權先儒力排其說蓋權宜廢置非所施於君父春秋大法尤謹於此臣以講春秋之時而與勝非爲列有違經訓遂臥家不出時呂頤浩再相欲傾右相秦檜謀於席益曰目爲黨可也今

黨魁胡安國在瑣闥當先去之乃降旨曰胡安國屢召
偃蹇不至今始造朝又數有請豈不以時艱不肯盡瘁
乃欲求微罪而去其自爲謀則善如國計何落職奉祠
是夕彗出東南秦檜三上章乞留之不報侍御史江躋
上疏極言勝非不可用安國不當責右司諫吳表臣亦
言安國無故罪去恐非所以示天下不報頤浩卽黜給
事中程瑀起居舍人張燾及躋等二十餘人云應天變
除舊布新之象臺省一空勝非遂相安國竟歸五年除
徽猷閣待制知永州辭詔從其請與祠令纂修所著春秋
傳書成高宗謂深得聖人之旨除內祠兼侍讀未行

諫官陳公輔疏詆假託程頤之學者安國奏曰本朝自
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其弟頤關中有張載皆
以道德名世會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
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之封爵載在祀典仍詔館閣裒
其遺書頒行使邪說者不得作奏入公輔與中丞周祕
侍御史石公揆承望宰相風旨交章論安國學術頗僻
除知永州辭復予祠進寶文閣直學士卒年六十五贈
四官又詔加賻賜田十頃恤其孤諡文定安國初問人
材於游酢酢以秦檜爲言且比之荀文若故安國力稱
檜賢檜亦力引安國及檜再相誤國安國不及見也安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一
國強學力行以聖人爲標的志於康濟時艱見中原淪
沒遺黎塗炭常若痛切於其身然風度凝遠翛然塵表
視天下萬物無足以嬰其心自登第迄謝事四十年在
官實歷不及六載朱震被召問出處之宜安國曰子發
學易二十年此事當素定矣世間惟講學論政不可不
切切詢究至於行已大致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
饑飽寒溫必自斟酌不可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吾
平生出處皆內斷於心浮世利名如蟻蠅過前何足道
哉故渡江以來儒者進退合義以安國尹焞爲稱首侯
仲良歎曰吾以爲志在天下視不義富貴真如浮雲者

二程先生而已不意復有斯人也謝良佐曰胡康侯如
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者也自王安石
廢春秋不列學官安國謂先聖筆削之書乃使人主不
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殆由乎此故潛
心是書二十餘年每嘆曰此傳心要典也有文集十五
卷資治通鑑舉要補遺一百卷三子寅宏寧從子憲
寅字明仲安國弟之子寅將生母以多男不欲舉安國
妻夢大魚躍盆水中急取而子之少桀黠難制父閉之
空閣上有雜木寅盡刻爲人形安國曰當有以移其心
別置書數千卷於其上年餘寅悉成誦不遺一卷游辟

雍中進士甲科靖康初以薦除祕書省校書郎楊時爲祭酒寅從之受學遷司門員外郎金人陷京師議立異姓寅與張浚趙鼎逃太學中不書議狀張邦昌僞立寅棄官歸言者劾其離次降一官建炎中連擢起居郎金人南侵時高宗在金陵詔議移蹕之所寅上書其略曰自古中興之主所以能克復舊物者莫不本於憤恥恨怒不能報怨終不苟已未有乘衰微闕絕之後固陋以爲榮苟且以爲安而能久長無禍者也今日圖復中興之策莫大於罷免和議以使命之幣爲養兵之資不然則僻處東南萬事不競納賂則孰富於京宣納質則孰

重於一聖反復計之所謂乞和決無可成之理夫大亂之後風俗靡然欲丕變之在於務實效去虛文治兵擇將誓戮大勳者孝弟之實也屈已求賢信用群策者求賢之實也不惟面從必將心改苟利於國卽日行之者納諫之實也擢智勇忠直之人待御以恩威結約以誠信者任將之實也汰疲弱擇壯勇足其衣食申明階級以變其驕悍之習者治軍之實也遴選守刺久於其官痛刈姦賊廣行寬恤者愛民之實也君子小人勢不兩立仁宗皇帝在位得君子最多小人亦時見用然罪著則斥君子亦或見廢然忠顯則收故其成當世之功貽

後人之輔者皆君子也至王安石則不然斥絕君子一
去而不還崇信小人一任則不改故其敗當時之政爲
後世之害者皆小人也所以誤國破家至毒至烈以致
二聖屈辱羿莽擅朝伏節死難者不過一二人此浮華
輕薄之害明主之所畏而深戒者也宰相呂頤浩惡其
切直除直龍圖閣奉祠紹興二年五月詔內外官各言
省費裕國強兵息民之策寅以十事應詔曰修政事備
邊陲治軍旅用人才除盜賊信賞罰理財用核名實屏
諛佞去姦慝疏上不報尋命知永州四年復召爲起居
郎遷中書舍人時議遣使入雲中寅上疏言女真驚動

陵寢殘毀宗廟劫質二聖乃吾國之大讎也誤國之臣
遣使求和以苟歲月九年于茲其效如何幸陛下灼見
邪言漸圖恢復然後二聖之怨可平陛下人子之職舉
矣高宗嘉納召至都堂諭旨仍降詔獎諭旣而右僕射
張浚自江上還奏遣使爲兵家機權竟反前旨寅復奏
疏言今日大計只合明復讎之義用賢修德息兵訓民
以圖北向儻或未可則堅守待時若夫二三其德無一
定之論必不能有所立寅旣與浚異遂乞便郡就養除
徽猷閣待制知邵州辭改集英殿修撰復以待制改知
嚴州又改知永州徽宗皇帝寧德皇后訃至朝廷用故

事以日易月寅上疏言禮讎不復則服不除願降詔旨
服喪三年衣墨臨戎以化天下尋除禮部侍郎兼侍講
兼直學士阮父喪除適秦檜當國除徽猷閣直學士奉
祠俄乞致仕遂歸衡州檜既忌寅雖告老猶憤之坐與
李光書譏訕朝政落職右正言章復劾寅責授果州團
練副使新州安置檜死詔自復尋復其官卒年五十九
寅志節豪邁初擢第中書侍郎張邦昌欲以女妻之不
許始安國頗重秦檜之大節及檜擅國寅遂與之絕在
謫所著讀史管見數十萬言及論語詳說皆行于世其
集曰斐然集

宏字仁仲幼事楊時侯仲良而卒傳其父之學優游衡
山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晝夜張栻師事之紹興
間上書其略曰治天下有本仁也何謂仁心也察天理
莫如屏欲存良心莫如立志陛下試思方今之世事孰
為大乎孰為急乎則良心可察而臣言可信矣昔舜以
匹夫為天子瞽叟以匹夫為天子父受天下之養豈不
足於窮約哉而瞽叟猶不悅自常情觀之舜可以免矣
而舜蹙然有憂之舉天下之大無足以解憂者微欽二
帝劫於讎敵遠適窮荒引領東望九年于此矣在廷之
臣不能對揚天心反以天子之尊北面讎敵陛下自念

於舜何如也且群臣智謀淺短自度不足以任大事故
欲偷安江左貪圖寵榮皆爲身謀爾陛下乃信之以爲
必持是可以進撫中原展省陵廟來歸兩宮亦何誤耶
末言陛下卽位以來中正邪佞更進更退然陳東以直
諫死于前馬伸以正論死于後而未聞誅一姦邪黜一
誤佞何摧中正之力而去姦邪之難臣竊傷陛下威權
之不在己也高閎爲國子司業請幸太學宏見其表作
書責之曰昔楚懷王不返楚人憐之如悲親戚太上皇
帝劫制於彊敵生往死歸此臣子痛心切骨臥薪嘗膽
宜思所以必報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讎爲大

恩乎昔宋公爲楚所執及楚釋之孔子筆削春秋乃曰
諸侯盟于薄釋宋公不許楚人制中國之命也太母天
下之母其縱釋乃在金人此中華之大辱臣子所不忍
言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辱爲大恩乎晉朝廢
太后董養游太學升堂嘆曰天人之理旣滅大亂將作
矣則引遠而去今閣下偃然爲天下師儒之首旣不能
建大論明天人之理以正君心乃阿諛柄臣希合風旨
求舉太平之典又爲之詞欺天罔人孰甚焉宏初以蔭
補右承務郎不調檜死宏被召竟以疾辭卒于家著書
曰知言張栻謂其言約義精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著龜

宋史新編卷之六
也有詩文五卷皇王大紀八十卷

寧字和仲以蔭補官試館職除敕令所刪定官遷祠部
郎官寧以父兄故召用及寅與檜忤乃出寧爲夔路安
撫司叅議官除知澧州不赴奉祠卒安國作春秋傳修
纂檢討盡出寧手寧又著春秋通旨以羽翼其書云
憲字原仲居建之崇安從從父安國學平居危坐植立
雖倉卒無疾言遽色人犯之未嘗校紹興中以鄉貢入
太學會伊洛學有禁憲獨陰與劉勉之誦習其說旣而
學易於譙定父未有得定曰心爲物漬故不能有見唯
學乃可明耳憲喟然歎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工夫耶一

旦揖諸生歸故山力田賣藥以奉其親從游者日衆號
籍溪先生累召累辭乃賜進士出身授左迪功郎添差
建州教授憲猶不屈太守魏玘開譬甚力憲不得已就
職訓諸生以爲己之學聞者始而笑中而疑久而觀其
所以修身事親接人者無一不如所言遂翕然悅服郡
人程元以篤行稱龔何以廉節著皆迎致俾參學政學
者自是大化因七年不徙官以母年高不樂居官舍求
監南嶽廟以歸父之起爲福建路安撫使司屬官與帥
張宗元不合復請祠去秦檜方用事諸賢零落憲家居
不出檜死召爲祕書正字旣至䟽言金人勢必敗盟元

臣宿將惟張浚劉錡在願亟起之時兩人皆爲積毀所傷未有敢顯言者憲疏入卽求去上嘉其忠詔改秩與祠歸初憲與劉勉之俱隱後又與劉子翬朱松交松將沒屬子熹竝受學熹自謂從三君子遊而事籍溪先生爲父方憲以館職召也適秦檜諱言之後憲與王十朋馮方杏籥李浩相繼論事太學生爲五賢詩以歌之人始信其不苟出而惜匪父于位云卒年七十七

陳亮字同父永康人生而目光有芒爲人才氣超邁喜談兵論議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嘗攷古人用兵成敗之跡著酌古論隆興初與金人約和天下忻然幸得蘇

息獨亮持不可婺州方以解頭薦因上中興五論奏人不報已而退修于家學者多歸之益力學著書者十年先是亮嘗園視錢塘喟然嘆曰城可灌爾蓋以地下於西湖也至是孝宗卽位蓋十七年矣亮更名同詣闕上書其略曰臣惟中國天地之正氣也天命所鍾也人心所會也衣冠禮樂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相承也挈中國衣冠禮樂而寓之偏方雖天命人心猶有所係然豈以是爲可久安而無事也天地之正氣鬱遏而又不得騁必將有所發泄而天命人心固非偏方所可久係也國家二百年太平之基三代之所無也二聖北狩之痛

漢唐之所未有也方南渡之初君臣上下痛心疾首誓
 不與之俱生卒能以奔敗之餘而勝百戰之敵及秦檜
 倡邪議以阻之忠臣義士斥死南荒而天下之氣憤矣
 三十年之餘雖西北流寓皆抱孫長息於東南而君父
 之大讎一切不復關念自非海陵送死淮南亦不知兵
 戈為何事也昔春秋時君臣父子相戕殺之禍舉一世
 皆安之而孔子獨以為三綱既絕則人道遂為禽獸皇
 皇奔走義不能以一朝安然卒於無所遇而發其志於
 春秋之書猶能以懼亂臣賊子今舉一世而忘君父之
 大讎此豈人道所可安乎南師之不出於今幾年豈無

一豪傑能自奮哉其勢必有時而發泄矣春秋之末吳
 越起於小邦遂伯諸侯黃池之會孔子所甚痛也可以
 明中國之無人矣此今世儒者之所未講也臣請為陛
 下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今日大有為之略論天下
 形勢之消長而決今日大有為之機惟陛下幸聽之唐
 自肅代以後上失其柄藩鎮自相雄長卒以成君弱臣
 彊正統數易之禍藝祖皇帝一興而四方次第平定藩
 鎮拱手以趨約束列郡各得自達於京師如臂使指無
 有留難兵皆天子之兵財皆天子之財紀綱總攝法令
 明備郡縣不得以一事自專也士以尺度而取官以資

格而進不求度外之奇才不慕絕世之雋功天子蚤夜
憂勤於其上以義理廉恥嬰士大夫之心以仁義公恕
厚斯民之生而二百年太平之基從此而立然契丹遂
得以猖狂恣睢與中國抗衡微澶淵一戰則中國之勢
浸微根本雖厚而不可立矣契丹之所以立勝中國者
其積有漸也立國之初其勢固必至此慶曆諸臣亦嘗
憤中國之勢不振矣而其大要則使群臣爭進其說更
法易令而廟堂輕矣嚴按察之權邀功生事而郡縣又
輕矣豈惟於立國之勢無所助又從而朘削之此所以
不能洗契丹平視中國之恥而卒發神宗皇帝之大憤

也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說首合聖意其實欲籍天下之
兵盡歸朝廷別行教閱以爲疆也括郡縣之利盡入朝
廷別行封裕以爲富也青苗之政惟恐富民之不困也
均輸之法惟恐商賈之不折也罪無大小動輒興獄而
士大夫緘口畏罪矣西北兩邊至使內臣經畫而豪傑
恥於爲役矣徒使神宗皇帝見其財之數旣多銳然南
北征伐卒乖聖意而天下之勢實未嘗振也彼蓋不知
朝廷立國之勢正患文爲之太密事權之太分郡縣大
輕於下而委瑣不足恃兵財太關於上而重遲不易舉
祖宗惟用前四者以助其勢而安石竭之不遺餘力不

知立國之本末者真不足以謀國也元祐紹聖一反一復卒爲金人侵侮之資尚何望其振中國以威四裔哉南渡以來大抵遵祖宗之舊雖微有因革增損不足爲輕重有無如趙鼎諸臣固已不究變通之理况秦檜盡取而沮毀之忍恥事讎飾太平於一隅以爲欺其罪可勝誅哉陛下勵志復讎不免籍天下之兵以爲彊括郡縣之利以爲富臣恐尺籍之兵府庫之財不足以支一旦之用也陛下蚤朝晏罷冀中興日月之功而以繩墨取人以文法莅事臣恐程文之士資格之官不足當度外之明也藝祖經畫天下之大略太宗已不能盡用今

其遺意豈無望於陛下也陛下苟推原其意而行之可以開社稷數百年之基而况於復故物乎不然維持之具旣窮恐祖宗之積累亦不足恃也陛下試令臣畢陳於前則今日大有爲之略必知所處矣夫吳蜀天地之偏氣錢塘又吳之一隅當唐之衰錢鏐起王其地二百年之間人物繁盛甲於東南及建炎紹興間爲六飛所駐之地當時論者固已疑其不足以張形勢而事恢復秦檜又從而備百司庶府以講禮樂於其中其風俗固已華靡士大夫又從而治園囿臺榭以樂其生於干戈之餘上下晏安而錢塘爲樂國矣一隙之地本不足以

容萬乘而鎮壓於五十年山川之氣蓋亦發泄而無餘矣公卿將相大抵多江浙閩蜀之人而人才亦日以凡下場屋之士以千萬數而文墨小異已足以稱雄於其間矣陛下據錢塘已耗之氣用閩浙日衰之士而欲鼓東南習安脆弱之衆北向以爭中原臣是以知其難也荆襄之地在春秋時楚用以虎視齊晉而齊晉不能屈也戰國之際獨能與秦爭帝其後二百餘年而光武起於南陽又二百餘年遂爲三國交據之地又百餘年而晉氏南渡荆雍常雄於東南而東南往往倚以爲強梁竟以此伐齊及其氣發泄無餘而隋唐以來遂爲偏方

下州五代之際高氏獨常臣事諸國本朝二百年之間降爲荒落之邦北連許汝民居稀少土產卑薄至于建炎紹興之際群盜出沒於其間而被禍尤極議者或以爲憂而不知其勢之足用也其地雖要爲偏方然未有偏方之氣五六百年而不發泄者况其東通吳會西連巴蜀南極湖湘北控關洛左右伸縮皆足以爲進取之機今誠能開墾其地洗濯其人以發泄其氣而用之使足以接關洛之氣則可以爭衡於中國矣是亦形勢消長之常數也臣不佞自少有驅馳四方之志嘗數至行都人物如林其論皆不足以起人意臣以是知陛下大

有爲之志孤矣辛卯壬辰之間始退而窮天地造化之初攷古今沿革之變以推極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漢魏晉唐長短之由人人之際昭昭然可攷而知也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爲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讎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又悟今世之才臣自以爲得富國彊兵之術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時講究立國之本末而方揚眉伸氣以論富彊不知何者謂之富彊乎陛下厲志復讎百代之英主也今乃委任庸人籠絡小孺以遷延大有爲之歲月臣不勝憤悱

是以忘其賤而獻其愚陛下誠令臣畢陳於前豈惟臣區區之願將天地之神祖宗之靈實與聞之書奏孝宗赫然震動用种放故事召令上殿將擢用大臣交沮之乃有都堂審察之命宰相臨以上旨問所欲言皆落落不少貶又不合待命十日再詣闕上書謂臣不勝忠憤齋沐裁書願得望見顏色待命十日未有聞焉臣恐天下豪傑有以測陛下之意向而雲合響應之勢不得而成矣又上書曰臣妄意國家維持之具至今日而窮而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指猶可恃以爲久臣不敢泄之大臣之前而大臣拱手稱旨以問臣亦姑取其大體

之可言者三事以啓之其一曰二聖北狩天下之公憤也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振作其氣以泄其憤使人人如報私讎此春秋書衛人殺州吁之意也其二曰國家之規模使天下奉規矩準繩以從事羣臣救過不給而何暇展布四體以求濟度外之功哉其三曰本朝以儒立國而儒道之振獨優於前代今天下之士熟爛萎靡誠可厭惡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反其道以教之作其氣而養之使臨事不至乏才隨才皆足有用臣所以爲大臣論者其略如此書既上帝欲官之亮笑曰吾欲爲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亟渡江而歸日

落魄醉酒醉中戲爲大言一士欲中亮以其事首刑部侍郎何澹澹卽繳狀事下大理答掠亮無完膚誣服爲不執事聞孝宗知爲亮嘗陰遣左右廉知其事亮遂得免居無何亮家僮殺人于境適被殺者嘗辱亮父次尹其家疑事由亮聞于官論亮情重下大理時丞相淮知帝欲生亮而辛棄疾羅點素高亮才援之尤力復得不死亮自以豪俠屢遭大獄歸家益厲志讀書所學益博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秒忽較禮於分寸以積累爲工以涵養爲正粹面盎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一
陳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竝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曾自謂差有一日之長亮意蓋指朱熹呂祖謙等云高宗崩亮感孝宗之知至金陵視形勢復上疏曰有非常之人然後可以建非常之功求非常之功而用常才出常計舉常事以應之者不待知者而後知其不濟也時孝宗將內禪不報由是在廷交怒以爲狂恠光宗策進士亮以君道師道對且曰臣竊歎陛下之於壽皇莅政二十有八年之間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寢之餘所以察辭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衆亦旣得其機要

而見諸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而以爲京邑之美觀也哉時上不朝重華宮群臣迭諫皆不聽喜亮策謂善處父子之間擢第一旣知爲亮又喜曰朕擢果不謬孝宗在南內寧宗在東宮聞知皆喜授簽書建康府判官廳公事未上卒亮志存經濟重許可人人見其肺肝與人言必本於君臣父子之義雖爲布衣薦士恐弗及家僅中產畸人寒士衣食之久不衰卒後吏部侍郎葉適請于朝官其子非故典也端平初謚文毅更與一子官鄭樵字漁仲莆田人好著書不爲文章自負不下劉向揚雄居夾漈山謝絕人事久之乃游名山搜奇訪古遇

宋史新編卷之三十一
藏書家必借留讀盡乃去趙鼎張浚而下皆器之初爲
經旨禮樂文字天文地理蟲魚草木方書之學皆有論
辨紹興十九年上之以侍講王綸賀允中薦得召對因
言班固以來歷代爲史之非授右迪功郎禮兵部架閣
以御史葉義問劾之改監潭州南嶽廟給札歸抄所著
通志書成入爲樞密院編修官尋兼攝檢詳諸房文字
因求入祕書省閱書籍未幾又坐言者寢其事卒年五
十九學者稱夾漈先生樵平生甘枯淡樂施與論者謂
其切切仕進蓋弗察也同郡林震字時隱擢進士第博
學深象數與樵爲金石交林光朝嘗師事之聚書數千

卷皆自校讎謂子孫曰吾爲汝曹獲良產矣紹興中爲
敕令所剛定官力詆秦檜和議卽掛冠去當世高之
李道傳字貫之舜臣之子也稍長讀河南程氏書玩索
義理至忘寢食寧宗時登進士第歷蓬州教授吳曦反
曦黨以曦意脅道傳道傳以義折之竟棄官歸曦平詔
進官二等累遷祕書郎著作佐郎見帝首言憂危之言
不聞於朝廷非治世之象今民力未裕民心未固財用
未阜儲蓄未豐邊備未修將帥未擇風俗未能知義而
不偷人才未能彙進而不乏而八者之中復以人才爲
要至於人才盛衰繫學術之明晦願下明詔崇尚正學

遷著作郎時薛極等以新進用事賄賂成風道傳言今
名優儒臣實取材吏刻剝殘忍誕謾傾危之人進矣遂
求補外知真州除提舉江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初至卽
按部劾貪縱釋濫繫弛負錢夏大旱道傳應詔言楮幣
之換官民如讎鈔法之行商賈疑怨賦斂增加軍將推
剝皆切中時病遂條上荒政朝廷多從之與漕臣真德
秀振饑窮冬行風雪中雖深村窮谷必至全活甚衆攝
宣州守行朱熹社倉法諸郡翕然應命胡榘爲吏部侍
郎薦道傳自代引疾乞去不許召令奏事再辭又不許
遂入對言無所諱除兵部郎官監察御史李楠覘當路

意乞授以節鎮蜀遂出知果州道卒年四十八詔特轉
一官致仕謚文節道傳篤於踐履氣節卓然臥榻屏間
大書喚起截斷四字其慎獨如此兄心傳

心傳字微之慶元元年薦于鄉旣下第絕意不復應舉
閉戶著書晚因崔與之許奕魏了翁等之薦自制置司
敦遣至闕下爲史館校勘賜進士出身專修中興四朝
帝紀因言者罷添差通判成都府尋遷著作佐郎兼四
川制置司參議官詔無入議幕許辟官置局踵修十三
朝會要端平三年召赴闕爲工部侍郎言成湯聖主也
而桑林之禱猶以六事自責陛下願治七年于此災祥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十六
饑饉史不絕書願亟降罪已之詔修六事以回天心不
然民怨於內敵逼於外事窮勢迫何所不至陛下雖謀
臣如雲猛將如雨亦不知所以為策矣未幾復以言去
奉祠居潮州淳祐元年罷祠復予又罷三年致仕卒年
七十八心傳有史才通故實然其作吳獵項安世傳褒
貶有愧秉筆之旨蓋其志常重川蜀而薄東南之士云
所著成書有高宗繫年錄學易編誦詩訓春秋考禮辨
讀史考舊聞証誤朝野雜記道命錄西陲泰定錄辨南
遷錄又有詩文一百卷無子以道傳之子為後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十七

列傳一百九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儒林

程迥 劉清之 真德秀 魏了翁

廖德明 湯漢 何基 王柏

徐夢莘 弟夢復 葉味道 王應麟 黃震

程迥字可久寧陵人後徙餘姚登隆興元年進士第歷
知上饒縣已而奉祠寓番陽之蕭寺迥居官寬而明簡
而信猾吏姦民皆感激悛悔褒表隱德潛善無問幽明
聽決獄訟凡上官所未悉者必再三抗辨不為苟止迥

嘗授經學於岷山王葆嘉禾聞人茂德嚴陵喻樗所著
有古易考古易章句古占法易傳外編春秋傳顯微例
目論語傳孟子章句文史評經史說諸論辨太玄補贊
戶口田制貢賦書乾道振濟錄等書卒官朝奉郎朱熹
以書告迥子絢曰敬惟先德博聞至行追配古人釋經
訂史開悟後學當世之務又所通該曾不得一試而奄
棄盛時然著書滿家足以傳世是亦足以不朽絢以致
仕恩調巴陵尉攝邑事能理冤獄孫仲熊亦有名

劉清之字子澄臨江人其貧力學博極書傳登紹興二
十七年進士第歷調萬安縣丞帥龔茂良以掾荒實跡

聞于朝又借諸公薦之發運使史正志按部督州縣
零之賦清之不可有同年生在幕中謂曰侍郎將薦子
矣其以閤閱來清之貽之書謂羸資者皆州縣侵刻於
民法所當禁某誠不敢玷侍郎知人之鑒薦者兩有審
察之命清之竟不見丞相詣吏部銓得知宜黃縣茂良
入參知政事與丞相周必大薦于孝宗召對首論民困
兵驕大臣退託小臣苟媮又言用人四事一辨賢否二
正名實三使材能四聽換授改太常寺主簿服除通判
鄂州差權發遣常州改衡州先是郡飾廚傳以事常平
刑獄二使者月一會集互致折餽清之歎曰此何時也

吾惟求無負於吾民足矣嘗作諭民書一編簡而易從
每因月講設酒肴宴諸生相與論學遠近來者築精舍
居之建闕武場按籍召閱悉革隱占之弊創朱陵道院
以祠先代節義名臣及本朝寇準周敦頤胡安國部使
者惡其不能媚已諷臺臣論其勞民用財遂予祠歸築
室授徒廷臣多薦之光宗卽位起知袁州而疾作猶貽
書執政論國事諸生往候疾不廢講論及周必大來謂
曰子澄其澄慮清之氣息已微云無慮可澄遂卒清之
自舉進士有志義理之學所著有曾子內外雜篇訓蒙
新書外書戒子通錄等書

真德秀字景元後更爲景希浦城人四歲受書過目成
誦登慶元進士第授南劍州判官復中博學宏詞科入
閩帥幕召爲太學正嘉定初遷博士累遷起居舍人奏
權姦擅政十有四年朱熹彭龜年以抗論逐呂祖儉周
端朝以上書斥當時近臣猶有爭之者其後呂祖泰之
貶非惟近臣莫敢言而臺諫且出力擠之則嘉泰之失
已深於慶元矣更化之初羣賢皆得自奮未幾傅伯成
以諫官論事去蔡幼學以詞臣論事去鄒應龍許奕又
繼以封駁論事去故人務自全一辭不措設有大安危
大利害羣臣喑嘿如此豈不殆哉今欲與陛下言勤訪

問廣謀議明黜陟三者而已時鈔法楮令行告訐繁興
抵罪者衆德秀奏或一夫坐罪而併籍昆弟之財或虧
陌四錢而沒入百萬之貲自此籍沒之產以漸給還兼
太常少卿言金人必亡君臣上下皆當以祈天求命爲
心使金道聞其國有難而返因請修墾田之政謂臣自
揚之楚自楚之盱眙沃野無際阪湖相連民皆堅悍強
忍此天賜吾國以屏障大江使強兵足食爲進取資也
時史彌遠方以爵祿縻天下士德秀慨然謂劉燾曰吾
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亦有不肯爲從官之人遂力
請出爲祕閣修撰江東轉運副使江東旱蝗廣德太平

爲甚德秀與留守憲司大講荒政自領廣德太平與廣
德守魏峴同以便宜發廩使教授林庠振給徽州寧國
守無善狀皆劾之而以李道傳攝徽先是都司胡槻薛
極每誚德秀迂儒試以事必敗至是政譽日聞因倡言
旱傷本輕監司好名振贍太過使峴劾庠以撼德秀德
秀上章自明朝廷悟與峴祠授庠幹官道傳尋亦召還
德秀進秩知泉州海賊作亂官軍敗屺德秀親授方略
禽之復審視形勢增屯要害以備不虞進秩知隆興府
母喪除授寶謨閣待制湖南安撫使知潭州以廉仁公
勤四字勵僚屬以周惇頤胡安國朱熹張栻學術源流

勉其士立惠民倉置社倉別立慈幼倉立義阡惠政畢
舉理宗卽位召爲中書舍人擢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入
見奏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棟幹奠安生民之柱石晉
廢三綱而劉石之變興唐廢三綱而安祿山之難作我
朝立國先正名分陛下不幸處人倫之變流聞四方所
損非淺雪川之變非濟王本志願討論雍熙追封秦王
舍罪恤孤故事濟王未有子息亦惟陛下興滅繼絕上
曰朝廷待濟王亦至矣德秀曰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
不及舜明甚人主當以二帝三王爲師秦漢以下何足
法也帝曰亦是一時倉卒德秀曰此已往之咎願陛下

益講學進德以掩前失帝曰善德秀又乞收人心略曰
太平興國中秦邸事作太師王溥等議于朝堂者七十
有四人以大事不可輕也康定慶曆間求西帥必取當
世第一流宰相呂夷簡至忘讎薦進以重任不可輕也
往者雪川之獄未聞參聽于公朝淮蜀二閩皆出僉論
所期之外天下事非一家之私何惜不與衆共此收人
心之一事也賞罰適平則人莫得而議今有功罪同而
賞罰異者朝廷之於天下當如天地之於萬物栽培傾
覆付之無心可使一毫私意於其間哉此收人心之二
事也當乾淳間有位于朝以饋遺及門爲恥受任于外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七
五
以苞苴入都爲羞今薰染成風恬不之怪果若息天下
之謗莫若反其物罪其人則心迹暴白此收人心之三
事也治世氣象欲其寬裕不欲其迫蹙曩以訛言之故
籍有譏呵之今焉譏呵則已過矣甚至於流竄焉殺戮
焉都城之民搖手相戒宜解密網達下情此收人心之
四事也又言朝廷之上敏銳之士多於老成政事之才
富於經術雖嘗以耆艾褒傅伯成楊簡以儒學褒柴中
行以恬退用趙蕃劉宰至於諒直敢言如陳宓徐僑皆
未蒙記錄上嘉納之上初御清暑殿德秀因經筵侍上
進曰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

以維持此心因極陳古者居喪之法與先帝視朝之勤
德秀屢進鯁言上皆虛心開納而彌遠益嚴憚之乃謀
所以相撼畏公議未敢發給事中王堅盛章始駁德秀
所主濟王贈典繼而殿中侍御史莫澤劾之遂以煥章
閣待制奉祠諫議大夫朱端常又劾之落職罷祠監察
御史梁成大又劾之請加竄殛上曰仲尼不爲已甚乃
止旣歸修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爲治之門如有用
我執此以往紹定四年改職與祠五年進徽猷閣知泉
州迎者塞路城中歡聲動地決訟自卯至申未已或勸
嗇養精神德秀謂郡弊無力惠民僅有政平訟理事當

勉彌遠歿上親政以顯謨閣待制知福州召爲戶部尚書入見上迎謂曰卿去國一年每切思賢乃以大學衍義進復陳祈天永命之說謂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遊弋射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于茲皆足害敬上欣然嘉納改翰林學士知制誥時政多所論建端平二年已得疾拜參知政事三乞祠祿上不得已進資政殿學士以內祠兼侍讀辭疾亟冠帶起坐迄謝事猶神爽不亂遺表聞上震悼贈銀青光祿大夫德秀長身玉立人咸以公輔望之立朝不滿十年奏疏無慮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人士誦其文

想見其風采宦遊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交頌都城人時驚傳瀕洞奔擁出關曰真直院至矣果至則又填塞聚觀不置時相益以此忌之輒擯不用而聲愈彰及歸朝適鄭清之挑敵兵民死者數十萬尤世道升降治亂之機而德秀則旣衰矣杜範方攻清之誤國且謂其貪黷更甚於前而德秀乃奏言此皆前權臣玩愒之罪今日措置之失譬如和扁繼庸醫之後一藥之誤代爲庸醫受責其議論與範不同如此然自侂冑立僞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以絕之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

既開而正學遂明于天下後世多其力也所著西山甲乙藁對越甲乙集經筵講義等書謚文忠

魏了翁字華父蒲江人年數歲日誦千餘言過目不再覽時稱神童年十五著韓愈論有作者風登進士第歷武學博士開禧元年召試學士院韓侂胄謀開邊了翁上言蓋亦急於內修姑道外攘不然舉天下而試於一擲宗社存亡係焉改祕書省正字明年遷校書郎以親老乞補外乃知嘉定府又明年侂胄誅朝廷收召諸賢了翁預焉會史彌遠入相專國事了翁察其所爲力辭召命了翁生父憂解官心悲築室白鶴山下以所聞於

廣李燔者開門授徒由是蜀人盡知義理之學差知漢州又知眉州眉俗習法令持吏短長故號難治了翁禮耆耆拔俊秀行鄉飲酒禮增貢士員以振文風復葺頤堰築江鄉館利民之事知無不爲嘉定四年擢潼川路提點刑獄公事八年兼提舉常平等事遷轉運判官上疏乞與周惇頤張載程顥程頤錫爵定謚示學者趣向朝論趨之如其請歷知潼川府十五年被召入對疏五事又論郡邑強幹弱枝之弊所宜變通蓋自了翁去國十有七年矣至是上迎勞優渥嘉納其言進兵部郎中俄改司封郎中兼國史院編修官轉對論江淮襄蜀當

分爲四重鎮爲聯絡守御之計次論蜀邊墾田及實錄
闕文等事皆下其章中書累遷祕書監尋爲起居舍人
再辭而後就列入奏極言事變倚伏人心向背疆場安
危鄰寇動靜其幾有五又論士大夫風俗之弊謂君臣
上下同心一德而後平居有所補益緩急有所倚仗其
言無所忌避時相始不樂矣寧宗崩理宗自宗室入卽
位時事忽異了翁積憂成疾三疏求閒不得請遷起居
郎明年改元寶慶雷發非時上有朕心終夕不安之語
了翁入對卽論人主之心義理所安是之謂天非此心
之外別有所謂天地神明也嗾

卽而求之則大本

立而無事不可爲矣又論講學不明風俗浮淺立朝無
犯顏敢諫之忠臨難無伏節死義之勇願敷求碩儒不
闡正學圖爲久安長治之計屬濟王黜削以死有司顧
望治葬弗度了翁每見上請厚倫紀以弭人言復應詔
言事最爲切至而了翁亦以疾求去右正言李知孝劾
胡夢昱竄嶺表了翁出關餞別遂指了翁倡爲異論將
擊之彌遠外示優容改權尚書工部侍郎力以疾辭乃
以集英殿修撰知常德府越二日諫議大夫朱端常遂
劾了翁欺世盜名朋邪謗國降三官靖州居住紹定四
年復職奉祠尋知遂寧府辭不拜進寶章閣待制潼川

路安撫使知瀘州彌遠卒上親庶政進華文閣待制遂
應詔上章論十弊乞復舊典以彰新化上因民望與真
德秀竝召以爲權禮部尚書兼直學士院入對首乞明
君子小人之辨次論故相十失猶存又及修身齊家皆
切上躬兼同修國史兼侍讀俄兼吏部尚書復條十事
以獻皆苦心空臆直述事情上悉嘉納還朝六閱月前
後二十餘奏上將引以共政而忌者相與合謀排擯乃
以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督視京湖軍馬會江
淮督府曾從龍以憂畏卒併以江淮付了翁朝論大駭
三學亦上書爭之適邊警沓至上心焦勞了翁嫌於避

事旣五辭弗獲遂受命開府宣押同二府奏事進封臨
邛郡開國侯又賜便宜詔書如張浚故事朝辭面賜御
書唐人嚴武詩及鶴山書院四大字仍賜金帶鞍馬詔
宰臣飲餞于關外開幕府江州奏邊防十事甫二旬召
爲簽書樞密院事赴闕奏事時以疾力辭尋改資政殿
學士湖南安撫使知潭州復力辭詔予祠未幾改知紹
興府浙東安撫使嘉熙元年改知福州福建安撫使累
乞骸骨不允疾革口授遺奏少焉拱手而逝後十日詔
以資政殿大學士通奉大夫致仕遺表聞上震悼贈太
師謚文靖累贈秦國公所著有鶴山集九經要義周易

集義易舉隅周禮井田圖說經史雜抄等書

廖德明字子晦南劍人受業於朱熹登乾道進士第知莆田縣會有顯者欲取邑地廣其居德明不可守會僚屬諭之德明曰太守天子守土之臣未聞以土地與人者守乃慙服累官知漳州有聲選廣東提點刑獄彈劾不避權要歲當薦士朝貴多以書託之德明曰此國家公器也還其書不啓封有鄉人爲主簿德明聞其能薦之會德明行縣簿感其知已置酒假富人觴豆甚盛德明怒曰一主簿乃若是侈耶必貪也於是追還薦章時盜陷桂陽迫韶德明遣將馳擊親持小麾督戰大敗之

乃分戍守遠斥埃明賞罰布威信韶晏然如平時徙知廣州遷吏部左選郎官奉祠卒德明初爲漳州教授爲學者講聖賢心學手植三柏于學潯士愛之如其棠在南粵時立師悟堂刻朱熹家禮及程氏諸書遠近化之嘗語人以仕學之要曰德明自始仕以至爲郡惟用三代直道而行一句而已有槎溪集行于世

湯漢字伯紀安仁人與其兄千巾中皆知名當時漢以提刑趙汝騰薦差充象山書院堂長赴禮部別院試正奏名授上饒縣主簿轉運使趙希堅言漢今海內知名士也豈得吏之州縣哉詔循兩資差信州教授兼象山

書院長淳祐十二年差充史館校勘改國史實錄院校勘會大水未幾火災繼作漢先後上封事授太學博士轉對言太祖之天下壞其半者蔡京王黼也高宗之天下壞其半者鄭清之也又曰苟有志焉則其紀綱必先正根本必先彊藩籬必先固夫然後泮渙優游其樂無極舍此不務而徒以九重之深一笑之適以爲樂樂極而思之吾有朝廷而不能治也吾有黎民而無與保也起視四境而外侮又至矣雖有鄭衛之音燕趙之色建章之麗瓊林之積亦獨何樂哉召試館職連遷祕書郎轉對極言邊事以爲今日扶危救亂無復他策在乎小

主清心無欲盡用天下之財力以治兵大臣公心無我盡用天下之人才以彊本庶幾尚有以亡爲存之理耳提舉福建常平歷江東運判知隆興府召遷至太府少卿兼太子諭德改祕書少監疏論比年董宋臣聲焰薰灼其力能去臺諫排大臣結連兇渠惡德參會以致兵戈相尋之禍陛下灼見其故斥而遠之豈料陰消而再凝冰解而驟合旣得自便卽圖復用上下皇惑大小切齒而陛下方爲之辨明大臣方與之和解臣竊重傷此過計也自古小人復出其害必慘將逞其憤怨嘯其儔伍顛倒宇宙甚可畏也乞休致擢太常少卿求補外以

宋史新編卷之三十一
三
祕閣修撰知福州福建安撫改知隆興府度宗卽位累
遷權工部尚書兼侍讀已而奉祠以端明殿學士致仕
卒年七十一特贈正奉大夫謚文清漢介潔有守恬於
進取有文集六十卷

何基字子恭金華人師事黃榦告以必有真實心地刻
苦工夫而後可基悚惕受命於是隨事誘掖得聞淵源
之懿來學者衆王柏弘論英辨質問難疑或一事至十
往返基終不變以待其定嘗曰治經當謹守精玩不必
多起疑論基文集三十卷而與柏問辨者十八卷景定
五年以薦被命添差婺州學教授兼麗澤書院山長力

辭未竟理宗崩咸淳初授史館校勘兼崇政殿說書屢
辭改承務郎主管西岳廟終亦不受也卒年八十一國
子祭酒楊文仲請于朝謚文定所著大學發揮中庸發
揮大傳發揮易啓蒙發揮通書發揮近思錄發揮

王柏字會之金華人大父崇政殿說書師愈父朝奉郎
瀚俱得伊洛之學柏少慕諸葛亮爲人自號長嘯年踰
三十始捐去俗學勇於求道與其友汪開之著論語通
旨至居處恭執事敬惕然歎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
亟更以魯齋以何基嘗從黃榦得熹之傳卽往從之於
論語大學中庸孟子通鑑綱目標注點校尤爲精密作

敬齋箴圖夙興見廟治家嚴飭當暑閉閣靜坐子弟白
事非衣冠不見也來學者衆其教必先之以大學蔡抗
楊棟相繼守婺趙景緯守台聘爲麗澤上蔡兩書院師
鄉之耆德皆執弟子禮柏之言曰伏羲則河圖以畫八
卦文王推八卦以合河圖者先天後天之宗祖也河圖
是逐位奇偶之交後天是統體奇偶之交以四成數而
下上之上偶下奇莫匪自然又曰洪範初一曰五行以
下六十五字爲洪範五皇極以下六十四字爲皇極經
此帝王相傳之大訓非箕子之言也又曰今詩二百五
篇豈盡定於夫子之手乃定二南各十有一篇兩兩相

配退何彼穠矣甘棠歸之王風削去野有死麕黜鄭衛
淫奔之詩又曰大學致知格物章未嘗亡還知止章于
聽訟之上謂中庸古有二篇誠明可爲綱不可爲目定
中庸誠明各十一章其卓識獨見多此類也其卒整衣
冠端坐揮婦人勿近國子祭酒楊文仲請于朝謚文憲
所著有讀易記涵古易說大象衍義涵古圖書讀書記
書疑詩辨說讀春秋記論語衍義太極衍義伊洛精義
研幾圖魯經章句論語通旨孟子通旨書附傳左氏正
傳續國語等書

徐夢莘字商老臨江人幼慧耽嗜經史第進士歷官主

管廣西轉運司文字朝廷議易一廣鹽法遣廣西安撫
司幹官胡廷直與東西漕臣集議于境夢莘從行議與
廷直不合後廷直爲轉運使夢莘知賓州猶以前議爲
梗法罷去夢莘恬於榮進每念生於靖康之亂四歲而
江西阻訏毋襁負亡去得免思究見顛末乃網羅舊聞
會粹同異爲三朝北盟會編三百五十卷自政和七年
海上之盟訖紹興三十一年完顏亮之斃上下四十五
年凡敕誥國書奏議記亭碑志登載靡遺高宗聞而嘉
之擢直祕閣夢莘平生多著述有集補有會錄有讀書
記志有集醫錄有集仙錄皆以儒學冠之卒年八十二

弟得之從子天麟俱舉進士得之字思叔終通直郎
仕安貧樂分著左氏國紀史記年紀等書天麟字仲祥
歷官權發遣廣西轉運判官所至有惠政著西漢會要
東漢會要等書晚作亭蕭灘之上畫嚴光像事之
葉味道初諱賀孫以字行更字知道溫州人師事朱熹
試禮部第一時禁僞學味道對策率本程頤無所避知
舉胡紘曰此必僞徒也黜之味道復從熹于武夷山中
學禁開乃登第調鄂州教授理宗訪問熹之徒及所著
書部使者以味道聞差主管三省架閣文字遷宗學諭
輪對言人主之務學天下之福也必堅志氣以守所學

謹幾微以驗所學正綱常以勵所學用忠言以充所學授太學博士兼崇政殿說書帝忽問鬼神之理疑伯有之事涉於誕味道對曰陰陽二氣之散聚雖天地不能易有死而猶不散者其常也有不得其死而鬱結不散者其變也故聖人設爲宗祧以別親疏遠邇正所以教民親愛參贊化育今伯有爲厲爲之立子洩以奉其後則庶乎鬼有所知而神莫不寧矣蓋諷皇子竝事也三京用師廷臣邊聞交進機會之說味道進議狀以爲科配日繁餽餉日迫民一不堪命龐勳黃巢之禍立見是先搖其本無益於外也遷秘書著作佐郎而卒帝出內

帑賻其喪升一官任其後故事未有也所著四書說大學講義祭法宗廟廟享郊社外傳

王應麟字伯厚慶元府人九歲通六經淳祐元年第進士從王埜受學歷揚州教授初應麟登第言曰今之事舉子業者一切委棄制度典故漫不省非國家所望於通儒於是閉門發憤誓以博學宏詞科自見假館閣書讀之寶祐四年中是科應麟與弟應鳳同日生開慶元年亦中是科詔褒諭之添差浙西安撫司幹辦公事帝御集英殿策士召應麟覆考帝欲易第七卷寘其首應麟讀之乃頓首爲得士賀遂爲首選及唱名乃文天祥

也歷太常寺主簿面對言淮戍方警蜀道孔艱海表上流皆有藩籬唇齒之憂軍功未集而吝賞民力既困而重斂非修攘計也時大全諱言邊事於是應麟罷未幾大全敗起應麟通判台州遷至著作佐郎度宗卽位累遷著作郎守軍器少監經筵人日雪帝問有何故事應麟以唐李嶠李乂等應制詩對因奏春雪過多宜謹感召又累遷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忤賈似道以祕閣修撰奉祠乂之起知徽州其父撝嘗守是郡父老皆曰此清白太守子也召爲祕書監權中書舍人力辭不許兼史職兼侍講遷起居郎兼權吏部侍郎時朝臣無以

邊事言者應麟指陳成敗逆順之說帝不懌似道復謀逐之適以憂去及似道潰師江上授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卽引疏陳十事進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讀遷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日食應詔論消弭及備禦之策皆不及用尋轉禮部尚書兼給事中丞相留夢炎用徐囊爲御史擢江西制置使黃萬石等應麟繳奏曰囊與夢炎同鄉萬石麤戾無學吳浚貪墨輕躁况夢炎舛令慢諫讜言弗敢告今之賣降者多其任用之士疏再上不報出關俟命再奏曰因危急而紊紀綱以偏見而拂公議臣封駁不行與大臣異論勢不當留疏入

又不報遂東歸詔中使以翰林學士召識者以爲奪其
要路寵以清秩非所以待賢者應麟亦力辭後二十年
卒所著有深寧集玉堂類彙披垣類彙詩攷詩地理考
漢藝文志攷證通鑑地理攷通鑑地理通釋通鑑答問
困學紀聞蒙訓小學絃珠玉海詞學指南詞學題苑筆
海等書

黃震字東發慈溪人寶祐四年登第度宗時爲史館檢
閱與修寧宗理宗兩朝國史實錄輪對言當時之大弊
曰民窮曰兵弱曰財匱曰士大夫無恥乞罷給度僧人
道士牒使其徒老死卽消弭之收其田入可以富軍國

紓民力時宮中建內道場故首及之帝怒批降三秩卽
出國門用諫官言得寢出通判廣德軍郡守賈畚世以
權相從子驕縱不法震數與爭論是非蕃世積不堪疏
震撓政坐解官尋通判紹興府獲海寇僇之撫州饑起
震知其州多善政詔增秩遂升提舉常平初常平有慈
幼局爲貧而棄子者設久而名存實亡震謂收哺於旣
棄之後不若先其未棄保全之乃損益舊法凡當免而
貧者許里胥請于官贍之棄者許人收養官出粟給所
收家成活者衆改提點刑獄御史中丞陳堅以讒者言
劾震去遂奉雲臺祠賈似道罷相以宗正寺簿召將與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十七
俞浙竝為監察御史有內戚畏震直止之而浙亦以直言去移浙東提舉常平時皇叔大父福王與芮判紹興府遂兼王府長史震奏曰朝廷之制尊卑不同而紀綱不可紊外雖藩王監司得言之今為其屬豈敢察其非奈何自臣復壞其法固不拜長史命進侍左郎官及宗正少卿皆不拜震嘗告人曰非聖人之書不可觀無益之詩文不作可也居官恒未明視事事至立決自奉儉薄人有急難則周之不少吝所著日抄一百卷其卒也門人私謚曰文潔先生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十八

列傳一百十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循吏

天子統御兆民所資以共理者吏也吏不擇人譬如土偶被文繡何益於事甚者如猛虎毒蛇民其能堪乎漢唐循吏之效尚矣宋懲五季藩鎮之弊著令朝臣出知州縣躬召詢政事乃遣或詔侍從保薦以充勝任與否則督監司糾舉或命使者廉察有佳政則賜璽書賚錢帛或寵以章服其慎重如此累朝相承在位咸烝烝不懈而樹有成績以贊仁厚之治者史不絕書亦云盛哉

宋史 卷一百一十八
茲從舊述得十有二人他不但以惠稱者見別傳

陳靖

張綸

邵晔

崔立

魯有開

張逸

吳遵路

趙尚寬

高賦

程師孟

韓晉卿

葉康直

陳靖字道卿莆田人好學頗通古今父仁璧仕陳洪進
為泉州別駕洪進稱臣豪猾有負險為亂者靖徒步謁
漕使陳討賊策召還授陽翟縣主簿契丹犯邊靖上五
策曰明賞罰撫士衆持重示弱待利而舉帥府許自辟
士而將帥得專制境外太宗異之改將作監丞歷太常
博士太宗務興農事詔有司議均田法靖議曰法未易

遽行也宜先命大臣或三司使為租庸使或兼屯田制
置仍擇三司判官選通知民事者二人為之貳兩京東
西千里檢貢荒地及逃民產籍之募耕作賜耕者室廬
牛犂種食別其課為十分責州縣勸課分殿最為三等
候數歲盡罷官屯田悉用賦民然後量人授田度地均
稅太宗謂呂端曰朕欲復井田顧未能也靖此策合朕
意乃召見賜食遣之他日帝又語端下三司雜議群議
不同始罷之出靖知婺州再遷尚書刑部員外郎真宗
卽位復列前所論又言國家禦戎西北而仰食東南東
南食不足則誤國大計請自東西及河北諸州大行勸

農之法歲可省江淮漕百餘萬又下三司議皆不果行
歷河南轉運使極論前李氏橫賦於民凡十七事詔爲
罷其尤甚者徙知潭州歷度支鹽鐵判官累遷太僕卿
集賢院學士知建州徙泉州拜左諫議大夫初靖與丁
謂善謂貶黨人皆逐去提點刑獄侍御史王耿乃言靖
老疾不宜久爲鄉里官於是以祕書監致仕卒靖平生
多建畫而於農事尤詳嘗上勸農奏議錄然其說泥古
多不可行

張綸字公信汝陰人少倜儻任氣舉進士不中補三班
奉職遷右班殿直從宦有終討王均于蜀以功遷右侍

禁慶州兵馬監押歷內殿崇班知鎮戎軍辰州溪峒蠻
屢入寇以綸爲辰州澧鼎等州緣邊五溪十峒巡檢安
撫使綸諭蠻酋禍福購還所掠民遣官與盟刻石于境
上時嘉祐二年也久之除江淮制置發運副使奏除鹽
課宿負官助其器用入者優其直由是歲增課數十萬
石復置鹽場于杭秀海三州歲入課又百五十萬疏五
渠道太湖入于海復租米六十萬開長廬西河以避覆
舟之患又築漕河隄二百里于高郵北旁錮鉅石爲十
礎以泄橫流泰州捍海舊堰壞歲患濤冒民田綸表請
修復命兼權知泰州遂成堰凡百五十里復通戶三千

州民利之爲立生祠累遷東上閣門使真拜乾州刺史
徙知潁川卒綸有材略而性仁恕在江淮見漕卒凍餒
道死推奉錢市絮襦千數衣其不能自存者

邵曄字日華京兆人家桂陽幼嗜學恥從辟署太平興
國八年登進士第歷蓬州錄事叅軍特楊全知州性悍
率部民張道豐等三人被誣爲劫盜曄察其枉不署牘
白全核實全不聽引抵法不服旣而捕獲正盜三人遂
得釋全坐削籍爲民曄代還引對太宗嘉獎賜錢五萬
詔以全事戒諭天下授曄光祿寺丞歷遷工部員外郎
淮南轉運使景德中假光祿卿充交趾安撫國信使會

龍鉞之變曄以事聞改命爲緣海安撫使許以便宜設
方略曄貽書諭朝廷威德俾速定位卽聽命使還改兵
部員外郎賜金紫嘗上邕州至交州水陸路及宜州山
川等四圖頗詳控制之要俄判三司三勾院坐所舉季
隨犯贓當削二官上以其遠使之勤令停任後起知兗
州歷右諫議大夫知廣州州城瀕海每蕃舶至岸常苦
颶風曄鑿內濠通舟颶不能害未幾卒年六十三
崔立字本之鄆陵人祖周度仕周爲泰寧軍節度判官
慕容彥超叛周度以大義責之遂見殺立登進士第歷
官知江陰軍屬縣有利港久廢立濬治溉田數千頃及

開橫河六十里通漕漕累遷太常少卿歷知棣漢相潞
兗郟涇七州立性淳謹尤喜論事祥符封禪士大夫爭
奏符瑞獻贊頌立獨言水發徐州旱連江淮無爲烈風
金陵火天所以警驕惰戒淫泆也區區符瑞尚何足爲
治道言哉前後上四十餘事以右諫議大夫知耀州改
知濠州遷給事中告老進尚書工部侍郎致仕卒立識
韓琦於布衣以女妻之人服其鑒云

曾有開字元翰用從父宗道蔭入官歷知確山縣富弼
守蔡薦之以爲有古循吏風知金州有蠱獄當死者數
十人有開曰安得若是衆邪訊之則誣天方旱獄白而

兩知南康軍代還熙寧行新法王安石問江南如何曰
法新行未日其患當在異日也以所對乖異出通判杭
州知衛州徙冀州增河隄或謂郡無水患何以役爲對
曰豫備不虞咎之善計也卒成之明年河決水果至不
能冒隄而止朝廷遣使河北民遮誦有開功狀召爲膳
部郎中元祐中歷知信陽軍洛滑州復守冀官至中大
夫卒

張逸字大隱滎陽人進士及第知襄州鄧城縣知州謝
泌將薦逸設几案置章其上望闕再拜曰老臣爲朝廷
得一良吏他日引對真宗問所欲何官逸對曰母老在

家願得近鄉幕職授澶州觀察推官母喪服除引對帝
又固問之對曰願得京官特改大理寺丞用泌薦也知
長水縣徙青神縣縣東南有松栢灘夏秋暴漲多覆舟
逸禱江神不踰月灘爲徙五里時人異之累遷尚書兵
部郎中知開封府有僧求內降免田稅而逸固執不許
仁宗曰有司能守法朕何憂也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
逸凡四至蜀諳其民風華陽騶長殺人誣道旁行者縣
吏受財獄旣具乃使殺人者守囚逸曰囚色冤守者氣
不直豈守者囚始敢言而守者果服立誅之蜀人以爲
神卒于官

大遵路字安道父淑見文苑傳遵路第進士累官祕閣
校理章獻太后稱制下莫敢言遵路條奏十餘事忤太
后意出知常州嘗預市米吳中以備歲儉已而果大乏
食民賴以濟自他州流至者亦全十八九累遷兵部郎
中權知開封府時宋庠鄭戩葉清臣皆宰相呂夷簡所
不悅遵路與三人雅相厚善夷簡忌之出知宣州上禦
戎要略邊防雜事二十篇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永興軍
被病猶決事不輟手自作奏及卒仁宗聞而悼之遵路
博學知大體母喪廬墓蔬食終制性夷雅慎重寡言笑
善筆札其爲政簡易立朝敢言平居廉儉無他好身後

室無長物子瑛爲尚書比部員外郎不待老而歸

趙尚寬字濟之河南人安仁子也知平陽縣鄰邑有大
囚十數破械夜逸殺居民將犯境尚寬悉獲之知忠州
大化其俗嘉祐中以考課第一知唐州唐素沃壤經五
代亂土曠民稀賦不足以充役議者欲廢爲邑尚寬曰
土曠可益墾辟民稀可益招徠何廢郡之有乃按視圖
記得漢召信臣陂渠故迹益發卒復疏三陂一渠溉田
萬餘頃又教民自爲支渠數十轉相浸灌而四方之民
來者雲布尚寬復請以荒田計口授之三司使包拯與
部使者交上其事仁宗下褒詔仍進秩賜金留唐凡五

年民像以祠而王安石蘇軾作新田新渠詩以美之徙
同宿二州又徙梓州尚寬去唐數歲田日加闢戶日益
衆朝廷推功自少府監以直龍圖閣知梓州積官至司
農卿卒詔賜錢五十萬

高賦字正臣中山人以父任爲右班殿直復第進士改
奉禮郎四遷太常博士歷知真定縣通判劍邢石州成
德軍知衢州俗尚巫鬼民毛氏柴氏二十餘家世蓄蠱
毒值閏歲害人尤多忿爭者輒遭其毒賦悉擒治伏辜
蠱患遂絕徙唐州州田經百年曠不耕前守趙尚寬蓄
墾不遺力而榛莽者尚多賦繼其後益募兩河流域民計

口給田作陂堰四十四再滿再留比其去田增闢三萬
一千三百餘頃戶增萬一千三百八十歲益稅二萬二
千二百五十七重書褒諭宣布治狀以勸天下兩州爲
生立祠歷蔡潞二州入同判太常寺進集賢院學士在
朝累有建明神宗多施行之以通議大夫致仕卒年八
十四

程師孟字公闢吳人舉進士甲科累官知南康軍楚州
提點夔路刑獄夔部無常平粟建請置倉迫凶歲振民
不足卽矯發他儲不俟報吏懼白不可師孟曰必俟報
餓者盡爲殍矣竟發之徙河東路晉地多土山旁接川

谷春夏大雨水濁如黃河俗謂之天河可溉灌師孟勸
民出錢開渠築堰淤良田萬八千頃哀其事爲水利圖
經頒之州縣爲度支判官知洪州歷江西轉運使加直
昭文館知福州治行最東南徙廣州州城爲儂寇所毀
師孟作西城及交趾陷邕管聞廣守備固不敢東時師
孟已召還朝廷念前功以爲給事中集賢殿修撰判都
水監賀契丹生辰至涿州與迎者抗禮不爲屈明日涿
人餞于郊疾馳不顧涿人移雄州以爲言坐罷歸起知
越州青州遂致仕以光祿大夫卒年七十八師孟累領
劇鎮爲政簡而嚴發隱擿伏如神豪惡不逞跌宕者必

痛懲艾之至勦絕乃已洪福廣越爲立生祠

韓晉卿字伯修安丘人以五經中第歷官知同州壽州
奏課第一擢刑部郎中元祐初知明州兩浙轉運使差
役法復行諸道處畫多倉卒失敘獨晉卿視民所宜而
不戾法指連遷大理卿元豐置大理獄多內庭所付晉
卿持平考核無所上下神宗稱其才嘗被詔按治寧州
獄循故事當入對晉卿曰奉使有指三尺法具在豈應
刺候主意輕重其心乎受命卽行議者欲引唐日覆奏
令天下庶獄悉奏決晉卿言可以命恐自今瘐死者多
之制也四海萬里必須繫以聽

於伏辜者矣朝廷皆行其說士大八推其忠厚不以法
家名之卒于官

葉康直字景溫建州人登進士第知光化縣時豐稷爲
穀城令亦以治績顯人歌之曰葉光化豐穀城清如水
平如衡曾布行新法以爲司農屬歷陝西提點刑獄轉
運副使五路兵西征康直領涇原糧道內侍梁同以餉
惡妄奏神宗怒將誅之王安禮力救得歸故官元祐初
加直龍圖閣知秦州中書舍人曾肇蘇轍劾康直諂事
李憲免官究實無狀改知河中府復爲秦州進寶文閣
待制陝西都轉運使以疾請知亳州通濬積潦民獲田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十八
數十萬畝召爲兵部侍郎卒年六十四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十八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十九

列傳一百十一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文苑一

古之文也質而典奧而不晦西漢世邇矩法猶存東漢迄五季愈變愈卑其振俗而追之古者千年間不過數人而已宋初楊億劉筠擅才藻未脫聲律之習柳開穆脩志欲變古而力弗逮仁宗朝歐陽脩以古文倡學者翕然宗之曰歐陽子今之韓愈而曾鞏蘇軾又踵和之不幸宣政爭尚靡麗至孝宗昇平名儒迭出復崇雅正號乾淳體合一代觀之斯文亦云盛矣若詩人則有梅

堯臣黃庭堅秦觀陳師道陳與義輩亦一切名家夫詞章固未藝然非閱覽深研則莫能工况多出於節行之士哉茲錄槩因舊史其歐曾蘇三子見別傳

宋白

梁周翰

朱昂

趙隣

何承裕附

鄭起

郭昱馬應

和峴

弟蒙附 馮吉

高頤

李度

韓溥

鞠常

宋準

柳開

夏侯嘉正羅處約

安德裕

錢熙

陳充

吳淑

舒雅

黃夷簡

盧稹謝炎許洞附

宋白字太素大名人建隆二年進士甲科乾德初獻文百軸試拔萃高等解褐授著作佐郎知蒲城衛南二縣

太宗潛藩白贅文卽位擢左拾遺權知兗州歷翰林學士雍熙中召白與李昉集文士纂文苑英華一千卷後加禮部侍郎三掌貢士頗致譏議白嘗過何承矩家方陳倡優飲宴有進士趙慶素無行游承矩門因潛出拜白求薦後慶遂有名張去華坐尼安道貶白為同年生厚善遂出白保大軍節度行軍司馬踰年抗疏自陳有來日苦少去日苦多之語太宗憫之召還累遷戶部侍郎兼祕書監真宗改吏部侍郎判昭文館先是白獻擬陸贄榜子集意求任用乃命知開封府試之既而白倦聽斷求罷拜禮部尚書白學問宏博屬文敏贍然辭意

放蕩少法度在內署久厭番直草辭踈略不愜旨景德
二年與梁周翰俱罷拜刑部尚書集賢院學士未幾引
年以兵部尚書致仕進吏部尚書卒贈左僕射錄其後
三人白贍濟親族文藝之士極意稱獎故爲時彥所宗
進士陳彭年輕俊喜嘲謗白惡而黜之彭年旣顯爲貢
舉條制多所關防蓋爲白設也會有司諡白文憲內出
密奏言白素無檢操遂改文安有集百卷

梁周翰字元褒管城人周第進士歷開封府戶曹參軍
宋爲祕書郎直史館高錫䟽議太公配享諸賢內王僧
辨恐非全德尋詔重銓定終始無瑕者方預焉周翰上

言天地以來覆載之內聖賢交騫古今同流校其顛末
鮮克具美周公聖人也盛德大勳蟠天極地外則淮夷
構難內則管蔡流言彘尾跋胡垂至顛頓偃禾仆木僅
得辨明此可謂之盡美哉臣以爲非也孔子聖人也祖
述堯舜憲章文武雖試用於定哀曾不容於季孟又嘗
履盜跖之虎尾聞南子之佩聲遠辱慎名未見其可此
又可謂其盡善哉臣以爲非也自餘區區後賢瑣瑣立
事比於二聖曾何足云而欲責其磨涅不渝始卒如一
者臣竊以爲難其人矣昉自唐室崇祀太公武臣陪饗
廟貌如文宣之制事雖不經義足垂勸况於曩日不之

通賢疑難討論亦云折中今若求其考類別立否臧以羔袖之小疵忘狐裘之大善恐其所選僅有可存景行高山更奚瞻於往躅英魂烈魄將有恨於明時願納微忠特追明敕不報乾德中獻擬制二十篇擢爲右拾遺會修大內上五鳳樓賦人多傳誦之五代以來文體卑弱周翰與高錫柳開范杲習尚淳古齊名友善當時有高梁柳范之稱歷通判綿眉二州坐杖人至死奪二官起授太子左贊善大夫開寶三年遷左拾遺監綾錦院改左補闕兼知大理正事俄坐杖錦工過差爲其所訴太祖甚怒責之曰爾豈不知人之膚血與已無異何乃

遽爲酷罰將杖之周翰自言臣負天下才名不當如是太祖乃解止授左司農寺丞逾年爲太子中允太平興國中知蘇州周翰善音律喜誦博惟以飲戲爲務以本官分司西京踰月授左贊善大夫仍分司俄除楚州團練副使雍熙中歷遷起居舍人兼起居郎會考課京朝官有敢隱前犯者皆除以爲民周翰被譴尤多所上有司偶遺一事當免判館楊徽之率三館學士詣相府以爲周翰非故有規避其實所犯頻繁不能悉記於是止罰金百斤至道中遷工部郎中真宗在儲宮知其名徵之時爲左庶子因令取所爲文周翰悉纂以獻上答以

書及卽位首擢駕部郎中知制誥俄判史館昭文館不
數年召入翰林爲學士歷工部侍郎卒帝憫之錄其子
周翰性踈雋卞急臨事嚴暴故多曠敗晚年才思稍減
書詔多不稱旨有集五十卷及續因話錄

朱昂字舉之其先京兆人徙家南陽父葆光家衡山昂
少與熊若谷鄧洵美同學朱遵度好讀書人號之爲朱
萬卷目昂爲小萬卷北游江淮韓令坤署權知揚州揚
子縣便宜綏輯復逋亡者七千餘家令坤卽表授本縣
令宋初爲衡州錄事參軍嘗讀陶潛閑情賦而慕之因
廣其辭曰維稟氣兮清濁獨得意兮虛徐耳何聰兮無

瑱衣何散兮無裾務冥懷於得喪寧勤體乎菑畲將使
同方姬孔抗跡孫遽精鶩廣漠心游太虛傲朝曦兮南
榮遡夕飈兮北䟽非道之病惟情之舒絲是含穎懷粹
凝和習懿器齋淪兮幽憂德芬馨兮周比井無滌兮泉
融珠潛輝兮川媚又何必陋雄之尚玄笑奕之心醉悲
墨之素絲嘆展之下位苟因時之明揚乃斯文之不墜
睇烟景兮飄飄心懸旌兮搖搖感朝榮而夕落嗟響蛩
而鳴蜩姑藏器以有待因寄物而長謠願在首而爲弁
束玄髮而未衰會名器之有得與纓珥兮相宜願在足
而爲舄何坎險之罹憂欲效勤於豎亥思追踵於浮丘

願在服而爲袂傅繒素而飾躬異化緇之色涅寧拭面
而道窮願在目而爲鑑分妍醜於崇朝驚青陽之難久
庶白首以見招願在地而爲簞當暑溽而冰寒伊膚革
之尚疚胡寤寐以求安願在觴而爲醴不亂德而溺真
體虛受之爲器革譎性以歸淳願在握而爲劍每輔衽
而保裾殊鉛銛之效用比劘刃而有餘願在橐而爲矢
美箬羽之斯全疇懋勳而錫晉射窮壘而劔燕願在體
而爲裘託針縷以成功非珍華而取飾將被服而有容
願在軒而爲篋貫歲寒而不改挺介節以自持廓虛心
而有待人之願兮寔繁我之心兮若此蓄爲志兮璞藏

發爲文兮霧委旣持瑾兮掌瑜復擷蘭兮執芷始無言
兮植杖終俛首兮嗟髀振襟兮自適覲物兮解頤雲無
心兮遐舉蘿倚榦兮叢滋想陵谷之變地况玄黃之易
絲人可汰而可鍛已不磷而不緇苟一鳴而驚人何五
鼎而勿飴已而擁膝清嘯傾懷自寬樞桑戶革兮差樂
鳩飛梭躍兮胡難指夜蟾兮爲伍仰踈籟兮邀歡何孫
牧而伊耕何巢箕而呂磻滌我慮兮綠綺清我眠兮琅
玕周旋兮有則徙倚兮可觀終卷舒兮自得契休哉於
考槃累遷監察御史江南轉運副使太宗累遷水部郎
中直祕閣兼越王府記室叅軍真宗累遷翰林學士踰

年拜章乞骸骨乃拜工部侍郎致仕昂前後所得奉賜以三之一購奇書以諷誦爲樂及是閒居自稱退叟著資理論三卷上之晚歲自爲墓誌卒年八十三詔加賻贈錄其孫門人謚曰正裕先生昂好學純厚有清節澹於榮利進退存禮士類多之有集三十卷子正彝正辭竝登進士第正基虞部員外郎

趙隣幾字亞之須城人家世爲農隣幾少好學嘗作禹別九州賦萬餘言人多傳誦在周第進士解褐祕書省校書郎歷許州宋州從事太宗召爲左贊善大夫直史館改宗正丞後郭贇宋白薦之而帝又嘉其所獻頌遷

左補闕知制誥數月卒年五十九隣幾常欲追補唐宗以來實錄訪求遺事殆廢寢食會疾革唯以書未成爲恨淳化中太宗取其書得隣幾所補會昌以來日曆二十六卷及文集二十四卷所著鯁子一卷并他書來上皆塗竄之筆也詔賜其家錢十萬時又有何承裕者晉天福末擢進士第有清才好爲歌詩而嗜酒狂逸累官至著作佐郎直史館出爲整屋咸陽二縣令醉則露首跨牛趨府府尹王彥超以其名士而容之然爲治清而不煩民頗安馬後歷侍御史累知忠萬商三州卒鄭起字孟隆不知何許人少佻薄無檢操聞襄州僧能

爲黃金遂削髮爲侍者久之知其誑耀乃反初服舉進士時舉子多尚詩賦惟起有文七軸歌詩尤清麗爲縣簿秩滿以書于周宰相范質薦爲右拾遺直史館乾德初自殿中侍御史出掌泗州市征忤刺史張延範奏起嗜酒廢職黜爲河西令會蜀平當徙遠官起不欲往炙烙其足因是成疾卒起負才倨傲多詆訐數爲羣小窘辱終不改時有郭昱者好爲古文狹中詭僻在周登進士第恥赴常選獻書宰相趙普自北巢由朝議惡其矯激故久不調後復伺普望塵自陳普笑謂人曰今日某榮得巢由拜於馬首開寶末詣薛居正上書極言謗普

居正奏之詔署襄州觀察推官潘美鎮襄陽討金陵以昱隨軍昱中夜被酒號叫軍中皆驚翌日遣還歲餘坐盜官錢除名卒又有馬應者薄有文藝服道士衣自稱先生開寶初倣元結中興頌作勃興頌以述太祖下荆湖之功欲刊石於永州結頌之側縣令惡其夸誕不以聞太平興國初登第授大理評事坐事除名淳化中以詩干同年殿中丞牛景景因奏上太宗覽而嘉之復舊官未幾卒又有穎贊董淳劉從義善爲文張翼譚用之善爲詩張之翰善牋啓贊拔萃登科至太子中允淳爲工部員外郎直史館奉詔撰孟昶紀事從義多藏書嘗

纂長安碑文爲遺風集二十卷餘皆官不達

和峴字晦仁浚儀人晉宰相魯國公凝之子以蔭歷太常丞宋初授太常博士俄拜刑部員外郎兼博士仍判太常寺乾德二年孝明孝惠二后神主祔別廟三年十二月蜡百神峴皆獻議從之又嘗言朝會登歌用五瑞郊廟奠獻用四瑞凡諸樂之議竝從之事具禮樂志先是王朴竇儼洞曉音樂前代不協律呂者多所考正朴儼旣沒未有繼其職者會太祖以雅樂聲高詔峴講求其理以均節之自是八音和暢上甚嘉之語具律志開寶初遷司勳員外郎歷夔晉二州通判太宗卽位遷主

客郎中歷京東轉運使峴性苛刻鄙吝好殖財復輕侮人嘗以官船販易規利坐削籍配隸汝州起爲太常丞分司西京端拱初上躬耕籍田峴表賀至闕下因以其所著奉常集五卷祕閣集二十卷注釋武成王廟贊五卷奏御上甚嘉之復授主客郎中判太常寺兼禮儀院事未幾卒弟嶠

嶠字顯仁疑第四子也太平興國八年登進士第釋褐霍丘主簿歷光祿寺丞先是疑嘗取古今史傳斷獄雪冤事著爲疑獄集嶠因增益事類分爲三卷表上之俄獻所著文賦五十軸召試中書擢爲太子中允淳化初

補注疑所撰古今孝悌集成十卷以獻遂以本官直集賢院中謝日賜緋魚三年春獻觀燈賦遷右正言太宗謂李昉曰嶢宰相子勤學自立有文章能荷堂構如嶢者不可多得也以本官知制誥不踰年加水部員外郎知理檢院至道元年賜金紫與王旦同判吏部銓是秋晨起將朝風眩暴作卒上聞之驚嘆賙賻加等錄其二孤嶢好修飾容儀自五鼓張燈燭至辨色冠帶方畢上嘗欲召入翰林不果嶢弟嶧始爲三班奉職淳化中獻文求試上以故相之後改授大理評事

馮吉字惟一洛陽人周太師中書令道之子以父任歷

太常少卿吉嗜學善屬文工草隸然性滑稽無操行每中書舍人缺宰相卽欲用吉終以佻薄而止雅好琵琶尤臻其妙父常戒令勿習不能改道欲辱之因家宴令吉奏琵琶爲壽賜以束帛吉置於肩左抱琵琶按膝再拜如伶官狀了無忤色家人皆大笑及爲少卿頗不得意以杯酒自娛每朝士宴集雖不召常自至酒酣彈琵琶已復賦詩詩成起舞人愛其俊逸謂之三絕宋初受詔撰述明憲皇太后諡議見稱於時云

高頔字子奇雍丘人後唐舉進士乙科四遷魏博觀察支使周顯德中符彥卿奏署掌書記時太宗親迎懿德

皇后于大名彥卿遣頓迎候日夕陪接尤伸款好後隨
彥卿鎮鳳翔會詔留彥卿洛陽頓復爲天雄軍掌書記
以病免雍熙中頓年八十餘太宗親試貢士頓子南金
舉學究自陳願賜一第庶獲寸祿及老父上問左右其
父何人宰相宋琪以頓對且言其素行縉紳推重上曰
此高頓子耶頓在大名幕中嘗與朕遊處迨踰旬月晨
暮對按飲食常拱手危坐未嘗少懈其恭謹蓋天性也
惜老矣不欲煩以官政卽擢南金第拜頓左補闕致仕
賜錢一萬卒于家頓有清節力學彊記手錄書千餘卷
所乘馬老以糜飼之僕夫年七十待之如初時稱其長

者次子鼎第進士至殿中丞

李度洛陽人周顯德中第進士度工於詩有醉輕浮世
事老重故鄉人之句時翰林學士申文炳知貢舉樞密
使王朴移書錄其句以薦之文炳卽擢度爲第三人累
遷殿中丞知歙州坐事左遷絳州團練使十年不調度
在歙州嘗以所著詩刻於石有中黃門得其石本傳入
禁中太宗見之謂宰相曰度今安在卽令召至對於便
殿與語甚悅擢爲虞部員外郎直史館賜緋端拱初交
州黎桓加恩度借太常少卿爲副使上賜詩寵行未至
交州卒于傳舍弟康亦善詩登進士第

韓溥京兆長安人唐相休之裔孫周顯德初第進士歷
司門郎中溥詳練臺閣故事多知唐朝氏族與人談壘
亶然可聽號爲近世肉譜縉紳頗推重之尤善筆札人
多藏其尺牘弟洎亦進士及第

鞠常字可久高密人父慶孫申州團練判官有詩名常
漢乾祐二年登進士第釋褐祕書省校書郎周廣順中
宰相范質奏充集賢校理出爲鄆州觀察支使歷數縣
令開寶中趙普爲相擢爲著作佐郎時任此官惟常與
楊徽之李若拙趙隣幾四人皆有名於時常應舉時著
四時成歲賦萬餘言又爲春蘭賦頗存興託後爲清河

令卒子仲謀雍熙中進士弟愉周廣順中進士與常齊
名

宋準字子平雍丘人祖父俱爲京朝官準開寶中登進
士甲科貢士徐士廉擊登聞鼓訴知舉李昉用情取捨
太宗怒召準覆試便殿見準形神偉茂程試敏速甚嘉
之以爲宜首冠俊造由是復擢甲科卽授祕書省祕書
郎直史館歷左拾遺知制誥加主客員外郎尋判大理
寺被病遷金部郎中罷知制誥卒年五十二賜錢百萬
準辭采清麗涖官所至有聲盧多遜之獄李穆坐同門
生黜免左右無敢言者準因奏事盛言穆長者有檢操

常惡多遜專恣非其黨也上寤未幾復穆官時論稱之
真宗錄其子郊邴其族子也

柳開字仲塗大名人父承翰監察御史五代文格淺弱
慕韓愈柳宗元爲文因名肖愈字紹元旣而改名字以
爲能開聖道之塗也著書自號東郊野夫又號補亡先
生作二傳以見意尚氣自任不顧小節范杲好古學尤
重開文世稱爲柳范開寶六年第進士歷宋州錄事參
軍太宗累遷殿中侍御史因事貶上蔡令時朝廷銳意
北征開詣闕上書願效死戎行上憐之復授元職出使
河北因抗疏曰臣受非常恩未有以報今契丹未滅願

賜臣步騎數千任以河北用兵之地必能出生入死克
復幽薊雖身沒戰場臣之願也上以五代以來自節鎮
至刺史皆用武臣不諳政事於是欲兼用文士以開爲
崇儀使知寧邊軍徙全州全西延洞有粟氏聚族五百
餘人常鈔劫民口糧畜開爲作衣帶巾帽選牙吏勇辨
者得三輩諭降卽賦其居業作時鑑一篇刻石戒之遣
其酋入朝授本州上佐賜開錢三十萬淳化初移知桂
州坐事黜爲復州團練副使移滁州復舊官知環州三
年移邠州至州葺城壘戰具諸將多沮議不協開謂其
從子曰吾觀昴宿有光雲多從北來犯境上寇將至矣

吾聞師克在和今諸將怨我一旦寇至必危我矣卽求
換郡徙忻州刺史四年徙滄州道病首瘍卒年五十四
錄其子開善射喜奕棊有集十五卷作家戒千餘言刻
石以訓諸子性倜儻重義在大名嘗過酒肆飲有士人
在旁辭貌稍異開詢其名則至自京師以貧不克葬其
親聞王祐篤義將丐之問所費曰二十萬足矣開卽罄
所有得白金百餘兩益錢數萬道之開兄肩吾至御史
肩吾三子湜灝沉並進士第

夏侯嘉正字會之江陵人太平興國中第進士歷官至
著作佐郎使于巴陵爲洞庭賦人多傳寫端拱初太宗

知其名召試辭賦擢爲右正言直史館兼直祕閣賜緋
魚元夕上御乾元門觀燈嘉正獻五言十韻詩其末句
云兩制誠堪羨青雲待王輿上依韻和以賜之有俠劣
終雖舉通才列上居之句議者以爲誠嘉正之好進也
未幾被病詔以爲益王生辰使所獲金幣鬻得錢輦歸
家忽一緡自地起立良久而仆聞者異之嘉正疾遂篤
月餘卒

羅處約字思純華陽人父濟仕蜀爲升朝官歸朝至太
常丞處約嘗作黃老先六經論人多重之登第爲臨渙
主簿再遷大理評事知吳縣王禹偁知長州縣日以詩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十九
什唱酬蘇杭間多傳誦後並召赴闕太宗自定題試之
以禹偁爲右拾遺處約著作郎皆直史館賜緋魚會下
詔求讜言處約奏論三司之制非古莫若復尚書都省
故事其尚書丞郎正郎員外郎主事令史之屬請依六
典舊儀以今三司錢刀粟帛筦權支度之事均在二十
四司如此則各有司存可以責其集事今則金部倉部
安能知儲廩帑藏之盈虛司田司川孰能知屯役河渠
之遠近有名無實積久生弊復就三司之中吏分置僚
屬則愈失其本原矣受詔荆湖路巡撫欲以苛察立名
所奏劾甚衆淳化中卒兄貴登進士第至員外郎處約

雖有詞采而急於進用時論亦以此薄之卒後蘇易簡
王禹偁集其文凡十卷題曰東觀集易簡表上之蜀士
又有嚴儲者太平興國中進士後直史館使河北陷于
契丹

安德裕字益之一字師臯河南人父重榮晉成德軍節
度五代史有傳德裕生于真定末期重榮舉兵敗乳母
抱逃水竇中爲守兵所得執以見軍校秦習習與重榮
有舊匿養之因姓秦氏習世兵家以弓矢狗馬爲事德
裕孩提卽喜筆硯遇文字輒爲誦讀聲旣成童俾就學
遂博貫文史精於禮傳嗜西漢書習卒德裕行三年服

後還本姓習家盡以橐裝與之凡白金萬餘兩德裕却之曰斯秦氏之蓄於我何有丈夫當自樹功名以取富貴豈屑於他人所有耶聞者高之開寶二年擢進士甲科累遷金部郎中出知睦州還判太府寺咸平中卒德裕性介潔以風鑑自負王禹偁孫何皆初遊詞場德裕力爲延譽及領考試何又其首選然酣飲太過故不被獎擢有集四十卷

錢熙字太雅泉州人陳洪進嘉其才以弟之子妻之將署熙府職辭不就著楚鴈賦以見志尋復辟爲巡官專掌牋奏洪進歸朝熙不敘舊職雍熙初登甲科補度州觀察推官代還寇準掌吏部選上封薦熙得試中書遷殿中丞賜緋魚著四夷來王賦以獻凡萬餘言太宗嘉之卽以本官直史館熙嘗與楊徽之言及張洎錢若水將被進用熙與劉昌言同鄉里相親善又語及其事昌言因以語洎洎疑熙交構訴之熙坐削職通判朗州俄徙衡州就改太常博士真宗卽位遷右司諫尋通判杭州政多專達爲轉運使所奏徙通判越州熙負氣好學善談笑精筆札狷躁務進自罷職因憤恚成疾卒嘗擬古樂府著雜言十數篇及措刑論爲識者所許有集十卷子蒙古亦進士及第

陳充字若虛成都人少以聲酒自娛雍熙中天府禮部
奏名皆爲進士冠廷試擢甲科歷刑部郎中大中祥符
六年以疾出權西京留守御史臺旋以本官分司卒充
詞學典贍唐牛僧孺著善惡無餘論言堯舜伯鯀俱不
能慶殃及其子充因作論以反之性曠達善談謔澹於
榮利自號中庸子臨終自爲墓誌有集二十卷

吳淑字正儀丹陽人父仕吳淑以校書郎直內史歸朝
久不調甚窮窘以近臣薦試學士院授大理評事歷著
作佐郎祕閣校理嘗獻九絃琴五絃阮頌太宗賞其優
博又獻事類賦百篇詔令注釋淑分注成三十卷上之

累遷職方員外郎疏請用古車戰法上嘉其博學淑性
純靜好古有集十卷善筆札好篆籀取說文有字義者
千八百餘修撰說文字義三卷又著江淮異人錄三卷
祕閣閑談五卷子安節讓夷遵路皆進士及第

舒雅字子正父仕李氏入朝歷祕閣校理與吳淑齊名
累遷職方員外郎請外得知舒州仍賜金紫雅恬於榮
宦州之潛山靈仙觀有神仙勝迹郡秩滿卽請掌觀事
東封就加主客郎中改直昭文館轉刑部在觀累年優
游山水吟詠自樂弟雄端拱二年進士

黃夷簡字明舉福州人爲錢惟治明州判官隨錢俶來

朝授從官爲倣掌書記後倣爲淮海國王封許王皆爲其府判官加倉部員外郎歸朝累遷檢校祕書監平江軍節度副使卒夷簡能文尤工詩詠老而不輟然士大夫薄其貪鄙浙右士之秀者又有盧稹謝炎許洞

盧稹字叔微杭州人幼穎悟及長曉五經大義酷嗜周易孟子端拱初登進士第調補真定東鹿主簿未及赴官卒年二十七嘗著五帝皇極志孺子問翼聖書數十

篇

謝炎字化南嘉興人慕韓柳爲文與盧稹齊名時謂之盧謝稹選懦炎勁急反相厚善端拱初第進士歷知華

容公安二縣卒集二十卷

許洞字洞天吳縣人父仲容太子洗馬洞精左氏傳咸平三年進士解褐雄武軍推官嘗詣府白事有卒踞坐不起卽杖之時馬知節知州洞又移書責知節知節怒其狂狷不遜會洞輒用公錢奏除名歸吳中數年日以酣飲爲事常從民坊貰酒一日大署壁作酒歌數百言鄉人爭往觀其酷數倍乃盡捐洞所負景德二年獻所撰虎鈴經二十卷應洞識韜略運籌決勝科以負譴報罷就除均州參軍大中祥符四年祀汾陰獻三盛禮賦召試中書改烏江縣主簿卒有集一百卷又著春秋釋

幽五卷演玄十卷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十九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

列傳一百十二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文苑二

徐鉉

句中正

曾致堯

刁衍

姚鉉

李建中

洪湛

路振

崔遵度

陳越

穆修

石延年

劉潛附

蕭貫

蘇舜欽

尹源

黃亢

黃鑑

楊蟠

顏太初

郭忠恕

梅堯臣

江休復

蘇洵

章望之

王逢

孫唐卿

黃庠楊寘附

唐庚

兄伯虎附

文同

楊傑

賀鑄

劉涇

鮑由

黃伯思

徐鉉字鼎臣廣陵人十歲能文不妄游與韓熙載齊名江東人謂之韓徐仕吳爲校書郎仕南唐李昇及景試知制誥宰相宋齊丘中以事貶泰州司戶掾俄復官時景命二內臣營屯田於楚州人不堪苛細起爲盜命鉉乘傳巡撫鉉至奏罷屯田二內臣懼逃罪鉉捕之急權近側目及捕得賊首卽斬之坐專殺流舒州徙饒州久之復知制誥遷中書舍人煜立歷翰林學士御史大夫吏部尚書宋師圍金陵煜遣鉉求緩兵時煜將朱令贇

將兵十餘萬自上江來援煜以鉉旣行欲立令贇勿令東下鉉曰此行未保必能濟難江南所恃者援兵爾奈何止之煜曰方求和解而復決戰豈利於汝乎鉉曰要以社稷爲計豈顧一介之使置之度外可也煜泣而遣之及至雖不能緩兵而入見辭歸禮遇皆與常時同及隨煜入覲太祖責之聲甚厲鉉對曰臣爲江南大臣國亡罪當死不當問其他太祖嘆曰忠臣也事我當如李氏命爲太子率更令事詳五代史李景世家鉉歷左散騎常侍因事貶靜難行軍司馬初鉉至京師見被毛褐者輒哂之邠州苦寒終不御毛褐致冷疾一日晨起方

冠帶遽索筆手疏約束後事又別署曰道者天地之母
書訖卒年七十六鉉簡淡寡欲質直無矯飾好李斯小
篆臻其妙隸書亦工嘗受詔與句中正葛湍王惟恭等
校說文弟錯亦善小學嘗以許慎說文依四聲譜次爲
十卷目曰說文解字韻譜鉉爲序親爲之篆鏤板行于
世錯字楚金李景以爲祕書省正字累官內史舍人因
鉉奉使入宋憂懼而卒李穆使江南見其兄弟文章嘆
曰二陸不能及也鉉有文集三十卷質疑論若干卷所
著稽神錄多出於客蒯亮錯所著則有文集家傳方輿
記古今國典賦苑歲時廣記云

句中正字坦然華陽人孟昶時授崇文館校書郎復舉
進士及第歸朝補曹州錄事參軍汜水令又爲潞州錄
事參軍中正精於字學古文篆隸行草無不工太平興
國二年獻八體書召入授著作佐郎直史館被詔詳定
篇韻歷著作郎與徐鉉重校定說文模印頒行太宗問
中正凡有聲無字有幾何中正退條爲一卷以獻上曰
朕亦得二十一字可并錄之也時又命中正與著作佐
郎吳鉉大理寺丞揚文舉同撰定雍熙廣韻加太常博
士廣韻成凡一百卷特拜虞部員外郎淳化中累遷屯
田郎中杜門守道以文翰爲樂嘗以大小篆八分三體

宋史卷一百一十一
書孝經摹石咸平三年表上之真宗召見便殿賜坐問
所書幾許時曰臣寫此書十五年方成上嘉歎賜金紫
命藏於祕閣時乾州獻古銅鼎狀方而四足上有古文
二十一字人莫能曉命中正與杜鎬詳驗以聞援據甚
悉卒年七十四中正喜藏書家無餘財子希古希仲並
進士及第

曾致堯字正臣南豐人太平興國八年進士歷太常博
士性剛率好言事前後屢上章奏辭多激訐真宗卽位
累遷戶部員外郎因抗疏狂躁被黜奪金紫未幾復舊
官累遷禮部郎中坐知揚州日冒請月奉降掌昇州權

酷轉戶部郎中卒致堯頗好纂錄所著有仙鳥羽翼廣
中台志清邊前要西陲要紀爲臣要紀子易從易占皆
登進士第

刁衍字元賓昇州人父彥能仕南唐爲昭武軍節度衍
用蔭爲祕書郎集賢校理以文翰入侍甚被親昵金陵
平從李煜歸宋太祖賜緋魚授太常寺太祝稱疾假滿
屏居輦下者數歲太平興國初李昉扈蒙在翰林勉其
出仕因撰聖德頌獻之詔復本官出知睦州桐廬縣會
詔羣臣言事衍上諫刑書再遷大理寺丞獻文四十篇
召試授殿中丞通判湖州歷虞部員外郎轉運使狀其

政績優詔嘉獎徙知廬州真宗卽位遷比部員外郎嘗
上疏曰天下大器也群生衆畜也治大器者執一以正
其度保衆畜者齊化以臻其原陛下纂圖茲始布政惟
新所宜上順天心下從人欲若太祖之勤儉若太宗之
惠慈答天地敷錫之意保祖宗艱難之業則周成漢文
三宗之美不可同年而議擬也代還獻所著本說十卷
得以本官充祕閣校理出知潁州入爲比部員外郎改
直祕閣充崇文院檢討歷兵部郎中入朝暴中風眩卒
年六十九衍始仕李氏權勢甚盛父爲藩帥家富於財
被服飲膳極於侈靡歸宋以純澹夷雅知名于時恬於

祿位善談笑喜碁奕交道敦篤士大夫多推重之子湛
湜渭皆登進士第湛子繹約天聖中並進士及第

姚鉉字寶之合肥人太平興國八年進士甲科歷起居
舍人兩浙轉運使鉉雋爽頗尚氣薛映知杭州與之不
協事多矛盾映撫鉉罪狀以聞除名貶連州文學吉州
之萬安抵虔江有贛石舟行其中湍險萬狀鉉過感而
賦之以自况後再移舒州又授本州團練副使卒年五
十三鉉文詞敏麗善筆札藏書至多頗有異本兩浙課
吏寫書亦薛映所倚之一事雖被竄斥猶傭夫荷檐以
自隨有集二十卷又采唐人文章纂爲百卷目曰文粹

卒後子嗣復上其書詔授永城簿幼子稱俊頴頗善屬辭裁十歲卒鉉紀其事爲聰悟錄人多傳之

李建中字得中其先京兆人自其祖稠仕於蜀遂爲蜀人建中太平興國中進士甲科累官主客員外郎歷通判河南府知曹解頴蔡四州景德中以久次進金部員外郎建中性簡靜神風雅秀恬於榮利前後三求掌西京留司御史臺尤愛洛中風土就構園池號曰靜居好吟詠每遊山水多留題自稱巖夫民伯加司封員外郎工部郎中建中善修養預校定道藏又判太府寺卒年六十九建中善書札行筆尤工多構新體草隸篆籀八

分亦妙人多慕習嘗手寫郭忠恕汗簡集以獻皆科斗文字有詔嘉獎好古勤學多藏古器名畫有集三十卷子周道周士竝進士及第周民太子中舍

洪湛字惟清上元人自曾祖而下皆登仕湛幼好學五歲能爲詩未冠錄所著十卷爲齠年集舉進士有聲雍熙二年廷試已落復試擢眞高等歷右拾遺直史館端拱初通判壽許二州旣歸朝與左正言尹黃裳馮拯右正言王世則宋沆伏閣請立許王元僖爲儲貳詞意狂率太宗怒湛出知容州再遷比部員外郎知郴舒二州咸平二年召還命試舍人院復直史館其秋命使荆湖

按視民事條奏利病甚衆還判三司都磨勘司又與王
欽若同知貢舉未幾同修起居注時議城綏州邊臣互
言利害遣湛按視湛言城之利有七而害有二遂詔營
葺終以勞人罷之湛美風儀俊辨有材幹凡五使西北
議邊要真宗有意擢任顧遇甚厚曲宴苑中賦詩不移
晷以獻深被褒賞有河陰民常德方訟臨津尉任懿納
賄登第事下御史臺坐王欽若欽若方被寵顧乃詔翰
林侍讀學士邢昺等別鞫懿易款坐湛遂削籍流儋州
事具欽若傳初王旦與欽若知舉出拜樞密副使以湛
代領其事湛之入貢院懿已試第三場畢及官收湛賦

家實無物湛素與梁顥善或假顥白金器乃取以輸官
會赦移惠州至化州調馬驛卒湛時一子偕行甚幼州
以聞特詔賜錢二萬官護還其喪湛有集十卷子鼎大
中祥符四年進士

路振字子發祁陽人唐相巖四世孫巖貶死嶺外其子
琛避地湘潭間遂居焉振父洵美事馬希果署連州從
事謝病終于家振幼穎悟十歲聽講陰符裁百言而止
洵美俾終其業振曰百言演道足矣洵美大奇之淳化
中舉進士太宗以詞場之弊多事輕淺不能該貫古道
因試卮言日出賦觀其學術時就試者數百人咸聘貽

忘其所出雖當時馳聲場屋者亦有難色振寒素遊京師人罕知者所作賦尤爲典贍太宗甚嘉之擢寘甲科歷官左司諫知制誥振文詞溫麗屢奏賦頌爲名輩所稱詩詠多警句及居文翰之職深愜物議自是彌加精厲從祀譙毫專典綸翰牋奏填委應用無滯時推其敏贍充同修起居注嗜酒得疾卒錄其子振純厚無城府時人惜其登用之晚有集二十卷又嘗采五代末九國君臣行事作世家列傳尚未成書云

崔遵度字堅白淄州人太平興國八年第進士累遷太常丞直史館大中祥符初歷左司諫遵度與物無競口

不言是非淳澹清素於勢利泊如也掌石史十餘歲立墀上常退匿楹間慮上之見善鼓琴得其深趣所就舍甚湫隘有小閣手植竹數本朝退默坐其上彈琴獨酌儵然自適嘗著琴箴其略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者太極之節也四時者兩儀之節也律呂者四時之節也晝夜者律呂之節也刻漏者晝夜之節也節節相受自細至大而歲成焉旣不可使之節亦不可使之不節氣之自然者也氣旣節矣聲同則應旣不可使之應亦不可使之不應數之自然者也旣節且應則天地之交成矣文之義也或任形而著或假物而彰日星文乎上

山川理乎下動物植物花者節者五色具矣斯任形者也至於人常有五性而不著以事觀之然後著日常有五色而不見以水觀之然後見氣常有五音而不聞以弦攷之然後聞斯假物者也是故聖人不能作易而能知自然之數不能作琴而能知自然之節何則數本於一而成於三因而重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及其應也一必於四二必於五三必於六焉氣氣相召其應也必矣卦既畫矣故畫琴焉其應也一必於四二必於五三必於六焉節節相召其應也必矣易之書也偶三爲六三才之配具焉萬物由之而出雖曰六畫及其數也止三

而已矣琴之畫也偶六而根於一一鐘者道之所生也在數爲一在律爲黃在音爲宮在木爲根在四體爲心衆微由之而生雖曰十三及其節也止三而已矣卦之德方經也著之德圓緯也故萬物不能逃其象微三其節經也絃五其音緯也故衆音不能勝其文世稱其知言典記注坐謬誤降秩踰歲復之九年仁宗以壽春郡王開府遂命與張士遜竝爲王友改戶部員外郎賜服金紫歷禮部郎中充諮議參軍儲宮建又加吏部兼左諭德未幾命使契丹判司農寺遵度性寡合喜讀易嘗云意有疑則彈琴辨其數筮易觀其象無不究也天禧

四年卒年六十七錄其二子仁宗詔贈工部侍郎又錄其孫二人有集二十卷

陳越字損之開封人祖父俱登仕越少好學尤精歷代史善屬文氣俊拔咸平中詔舉賢良策入第四等解褐將作監丞通判舒州歷擢右正言越耿傑任氣喜箴切朋友放曠盃酒間家徒壁立不以屑意然嗜酒過差罕有醒日亦用是遘疾卒年四十無子越兄咸嘗舉進士未第以楊億杜鎬陳彭年言賜同三傳出身

穆脩字伯長鄆州人幼嗜學不事章句真宗東封詔舉齊魯經行之士脩預選賜進士出身調泰州司理參軍

負才與衆齟齬通判患之使人誣告其罪貶池州中道亡赴闕叩登聞鼓訴冤不報居貶所歲餘遇赦得釋迎母居京師間出遊句以給養父之補潁州文學參軍徙蔡州卒脩剛介好論斥時病詆諂權貴人權貴人欲與交結往往拒之張知白守亳有豪士作佛廟成知白召脩作記記成不書士名士以五百金遺脩爲壽且求載名于記脩投金庭下趣裝去郡士謝之絕不受曰吾寧糊口爲旅人終不以匪人汙吾文也宰相欲識脩且將用爲學官脩終不往見母死自負櫬以葬不飯浮屠爲佛事脩雖窮厄然一時士大夫稱能文者必曰穆參軍

蓋異楊億劉筠聲偶之體云有集三卷

石延年字曼卿先幽州人晉以幽州遺契丹其祖舉族南走家宋城延年跌宕任氣節爲文勁健於詩最工且善書真宗錄二舉進士以爲三班奉職延年恥不就張知白素奇之曰母老乃擇祿耶延年不得已就命歷太子中允同判登聞鼓院嘗上言天下不識戰三十餘年請爲二邊之備不報及元昊反始思其言召見稍用其說延年喜劇飲嘗與劉潛造王氏酒樓對飲終日不交一言王氏怪其飲多以爲非常人益奉美酒肴果二人飲啜自若至夕無酒色相楫而去明日都下傳王氏酒

樓有二仙來飲已乃知劉石也延年雖酣放若不可撓以世務然與人論天下事是非無不當年四十八卒官其一子當時有魏惟儼祕演者竝工詞章負氣節隱於浮屠與延年友善歐陽脩嘗稱爲奇男子云

劉潛字仲方定陶人少卓逸有大志好爲古文起家進士爲淄州軍事推官嘗知蓬萊縣代還過鄆州方與曼卿飲聞母暴疾亟歸母死潛一慟遂絕妻亦撫潛大號而死同時以文學稱京東者歷城有李冠舉進士不第得同三禮出身調乾寧主簿卒有東臯集二十卷

蕭貫字貫之新喻人俊邁能文尚氣槩舉進士甲科歷

知洪州降知饒州遷至兵部員外郎召還將試知制誥卒貫臨事敢爲不苟合於時初感疾夢綠衣中人召至帝所賦禁中曉寒歌詞語清麗人以比唐李賀

蘇舜欽字子美易簡之孫父耆有才名嘗爲工部郎中直集賢院舜欽以父任補大廟齋郎調滎陽縣尉王清昭應宮災舜欽年二十一詣登聞鼓院上疏後五行志及劉向所論魯成公三年新宮災襄公九年春宋火二事爲諫又上書曰歷觀前代聖神之君好聞讜議然後朝無遺政物無遺情雖有佞臣邪謀莫得而進也昔晉侯問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爲大對曰大臣持祿而不極

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能上通此患之大者故漢文感女子之說而肉刑是除武帝聽三老之議而江充以族肉刑古法江充近臣女子三老愚耄踈隔之至也蓋以義之所在賤不可忽二君從之後世稱聖况國家班設爵位列陳豪英故當責其公忠安可教之循默尋第進士改先祿寺主簿知長垣縣遷大理評事監在京店宅務康定中河東地震舜欽詣匭通疏曰妖祥之興神實尸之各以類告未嘗妄也臣竊見綱紀隳敗政化闕失其事甚衆不可槩舉謹條大者二事一曰正心二曰擇賢陛下身旣勤儉輔弼臺諫又皆得人則天下

何憂不治災異何由而生范仲淹薦其才召試爲集賢
校理監進奏院舜欽所論議旣多侵權貴而婦父杜衍
與仲淹富弼在政府多引用一時聞人欲更張庶事御
史中丞王拱辰等不便其所爲會進奏院祠神舜欽與
右班殿直劉巽輒用鬻故紙公錢召妓樂閒多會賓客
拱辰廉得之諷其屬劾奏因欲搖動行事下開封府劾
治於是舜欽與巽俱坐自盜除名同時得罪者十餘人
世以爲過薄而拱辰等方自喜曰吾一舉網盡矣舜欽
旣放廢寓于吳中其友人韓維責以隔絕親交舜欽報
書曰蒙開責以兄弟在京師不以義相就獨羈外數千

里自取愁苦予豈無親戚之情豈不知會合之樂也安
肯舍安逸而甘愁苦哉昨在京師不敢犯人顏色不敢
議論時事隨衆上下心志蟠屈不開固亦極矣不幸適
在嫌疑之地不能決然早自引去致不測之禍粹去下
吏人無敢言友讐一波共起謗議被廢之後喧然未已
更欲寘之死地然後爲快來者往往鈞躡言語欲以傳
播好意相恤者幾希矣故閉戶不敢與相見如避兵寇
偷俗如此安可久居其間遂超然遠舉羈泊於江湖之
上不唯衣食之累實亦少避機穽也况血屬之多資入
之薄持國見之矣常相團聚可乏衣食乎不可也

關常不與人接乎不可也與人接必與之言與之言必與之還往使人人皆如持國則可不迨持國者必加釀惡言喧布上下使僕不能自明則前日之事未爲重也都無此事亦終日勞苦應接之不暇寒暑奔走塵土泥淖中不能了人事羸馬餓僕日栖栖取辱於都城使人指背譏笑哀閔亦何顏面安得不謂之愁苦哉此雖與兄弟親戚相遠而伏臘稍足居室稍寬無終日應接奔走之勞耳目清曠不設機關以待人心安閑而體舒放三商而眠高春而起靜院明窓之下羅列圖史琴樽以自愉悅有興則泛小舟出盤閭二門吟嘯覽古於江山

之間渚茶野釀足以銷憂葦鱸稻蟹足以適口又多高僧隱君子佛廟勝絕家有園林珍花奇石曲池高臺魚鳥留連不覺日暮昔孔子作春秋而夷吳又曰吾欲居九夷觀今之風俗樂善好事知予守道好學皆欣然願來過從不以罪人相遇雖孔子復生是亦必欲居此也以彼此較之孰爲然哉人生內有自得外有所適固亦樂矣何必高位厚祿役人以自奉養然後爲樂今雖僑此亦如仕宦南北安可與親戚常相守耶予窘迫勢不得如持國意必使我尸轉溝洫肉餒豺虎而後以爲安所義何其忍耶詩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兄弟以恩誌

難必相拯救後章曰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
如友生謂友朋尚義安寧之時以禮義相琢磨予於持
國外兄弟也急難不相救又於未安寧之際欲以義相
琢磨雖古人所不能受予欲不報慮淺吾持國也二年
得湖州長史卒年四十一舜欽數上書論朝廷事在蘇
州買水石作滄浪亭益讀書時發憤滿於歌詩其體豪
放往往驚人善草書每酣酒落筆爭爲人所傳及謫死
世尤惜之妻杜氏有賢行兄舜元字才翁爲人清悍任
氣節爲歌詩亦豪健尤善草書官至尚書度支員外郎
三司度支判官

尹源字子漸少博學彊記與弟洙皆以文學知名洙議
論明辨果於有爲源自晦不矜飾有所發卽過人初以
祖蔭補官第進士歷通判涇州嘗作唐說及敘兵十篇
上之其唐說略曰世言唐所以亡由諸侯之彊此未極
于理夫弱唐者諸侯也唐旣弱矣而不亡者諸侯維
之也及廣明之後關東無復唐有方鎮相侵伐者猶以
王室爲名及梁祖舉河南劉仁恭輕戰而敗羅氏內附
王鎔請盟于時河北之事去矣梁人一舉而代唐有國
諸侯莫能與之爭其勢然也向使以僖昭之弱乘巢蔡
之亂而田承嗣守魏王武俊朱滔據趙燕彊相均地相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一
屬其勢宜莫敢先動况非義舉乎如此雖梁祖之暴不
過取霸于一方耳安能彊禪天下故唐之弱者以河北
之疆也唐之亡者以河北之弱也或曰唐之亡其由君
失道乎曰君非失道而才不至焉爾其亡也臣實主之
明皇非不欲天下如貞觀之治而馭臣之才不能勝林
甫之姦於是而有祿山之禍德宗非不欲平暴亂安四方
而君人之術不能勝盧杞之邪於是而有朱泚之變以至
於僖昭其心皆欲去亂而卽治也而才不逮於明皇德
宗輔臣之姦邪或過於林甫盧杞求國不亡安可得已
然迹其事君豈有失道乎故至賢之主與夫失道之主

其與其亡皆自取之此繫乎君者也中才之主其臣正
勝邪則治而安邪勝正則亂而亡此繫乎臣者也然則
唐之亡非君之爲臣之爲也其敎兵略曰唐之失失於
諸侯之不制非失於外兵之疆故有驕將罕聞有驕兵
今之失失於將太輕而外兵不足以應敵內兵鮮得其
用故有驕兵不聞有驕將且唐之所失者勢也今之所
失者制也勢也者不得已也制也者可爲而不爲也趙
元昊寇定川堡葛懷敏發涇原兵救之源是時通判慶
州遺懷敏書曰賊舉國而來其利不在城堡而兵法有
不得而救者宜駐兵瓦亭擇利而後動懷敏不聽以敗

范仲淹韓琦薦其才召試學士院源素不喜賦請以論
易賦主試者方以賦進不悅其言第其文下除知懷州
卒

黃亢字清臣浦城人年十五以文謁翰林學士章得象
得象奇之遊錢塘以詩贈處士林逋逋尤激賞時王隨
知杭州奏禁西湖爲放生他亢作詩數百言士人爭傳
之亢爲人侏儒不飾小節對人野率如不能言然嗜學
彊記爲文詞奇偉旣卒鄉人類其文號東溪集

黃鑑字唐卿與亢同鄉里第進士歷國子監直講同郡
楊億善其文詞由是知名累擢太常博士直集賢院以

匹老出通判蘇州卒

楊蟠字公濟章安人第進士爲密和二州推官歐陽脩
稱其詩蘇軾知杭州蟠通判州事與軾倡酬居多平生
爲詩數千篇後知壽州卒

顏太初字醇之彭城人顏子四十七世孫慷慨好義喜
爲詩多譏切時事天聖中文宣公孔聖祐卒無子除襲
封且十年是時有醫許希以鍼愈仁宗疾拜賜已西向
拜扁鵲曰不敢忘師也帝爲封扁鵲神應侯立祠城西
太初作許希詩指聖祐事以諷在位又致書參知政事
蔡齊齊爲言於上遂以聖祐弟襲封山東人范諷石延

年劉潛之徒喜豪放劇飲不循禮法後生多慕之太初
作東州逸黨詩孔道輔深器之太初第進士歷南京國
子監說書卒著書號洙南子所居在鳧繹兩山之間號
鳧繹處士有集十卷淳曜聯英二十卷

郭忠恕字恕先洛陽人七歲能屬文舉童子及第尤工
篆籀弱冠漢湘陰公召之忠恕拂衣遽辭去周廣順中
爲周易博士建隆初坐酒失貶再削籍配隸靈武其後
流落不復求仕進多游岐雍京洛間縱酒跣弛有佳山
水卽淹留浹旬不能去或踰月不食盛暑暴露日中體
不沾汗窮冬鑿河水而浴其傍凌澌消釋人皆異之又

善畫游王侯公卿家苟意不欲怒而去得者藏以爲寶
太宗召授國子監主簿館於太學令刊定歷代字書忠
恕性少檢敗度上憐其才每優容之益使酒肆言謗讟
時擅鬻官物取其直詔杖流登州行至齊州臨邑謂部
送吏曰我今逝矣因培地爲穴度可容其面俯窺焉而
卒橐葬道側後累月故人取其尸將改葬之其體甚輕
空空然若蟬蛻焉所定古今尚書并釋文竝行於世
梅堯臣字聖俞宣城人用從父翰林侍讀學士詢蔭爲
河南主簿堯臣工爲詩以深遠古淡爲意間出奇巧初
未爲人所知西京留守錢惟演獨嗟賞之爲忘年交引

與酬倡一府盡傾歐陽脩與爲詩友自謂不及堯臣益
刻厲精思苦學繇是知名於時宋興以詩名家爲世所
傳如堯臣者蓋少也堯臣語人曰凡詩意新語工得前
人所未道者斯爲善矣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
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爲至也世以爲知言歷知襄
城縣取後監永豐倉大臣屢薦宜在館閣仁宗召試賜
進士出身爲國子監直講累遷尚書都官員外郎預修
唐書未成卒錄其子寶元嘉祐中有事郊廟堯臣預祭
輒獻歌詩又嘗上書言兵注孫子十三篇撰唐載記二
十六卷毛詩小傳二十卷宛陵集四十卷詩晚益工有

人得西南夷布弓衣其織文乃堯臣詩也

江休復字鄰幾陳留人自少彊學博覽爲文淳雅尤善
於詩喜琴奕飲酒不以聲利爲意進士起家爲桂陽監
藍山尉騎驢之官每據鞍讀書至迷失道舉書判拔萃
改大理寺丞遷殿中丞獻所著書召試爲集賢校理判
尚書刑部與蘇舜欽游坐預祠神會落職累遷尚書刑
部郎中卒休復外簡曠而內行甚飭仁宗皇嗣未立休
復著神告一篇假神告祖宗之意冀以感悟又嘗言昭
憲太后子孫多流落民間宜甄錄之著唐宜鑒十五卷
春秋世論三十卷文集二十卷

蘇洵字明允眉山人年二十七始發憤爲學舉進士及茂才異等皆不中悉焚常所爲文閉戶益讀書遂通六經百家之說下筆頃刻數千言至和嘉祐間與二子軾轍來京師翰林學士歐陽脩上其所著文二十二篇旣出士大夫爭傳之一時學者競效蘇氏爲文章宰相韓琦奏于朝召試舍人院辭疾不至遂除祕書省校書郎會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乃以爲霸州文安縣主簿與陳州項城令姚闢同修禮書爲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卒年五十八賜其家縑銀二百軾辭所賜求贈官特贈光祿寺丞有文集二十卷諡法三卷

章望之字表民浦城人由伯父得象蔭爲祕書省校書郎監杭州茶庫逾年辭疾去求舉賢良方正得象在相位以嫌扼之乃上書論時政凡萬餘言不報浮游江淮間汲汲以營衣食人勸之仕不應也其兄拱之知晉江縣忤其守蔡襄怒誣以賊貶望之號泣力訴於朝時襄方貴顯事久不得直望之訴不已章十餘上卒脫拱之冤復官如初望之遂不復仕歐陽脩韓絳吳奎劉敞范鎮同薦其才除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不赴又除知烏程縣趣令受命固辭遂以光祿寺丞致仕卒望之喜議論宗孟軻言性善排荀卿揚雄韓愈李翱之說著救性

七篇歐陽脩論魏梁爲正統望之以爲非著明統三篇
江南人李觀著禮論謂仁義智信樂刑政皆出於禮望
之訂其說著禮論一篇其議論多有過人者嘗北游齊
趙南汎湖湘西至汧隴東極吳會山水勝處無所不歷
有歌詩雜文數百篇集爲三十卷

王逢字會之當塗人其四世祖居巖仕唐爲驍衛長史
遭亂棄官歸居青山楊行密據淮南使人以兵迫起之
居巖散遣其家人而以身歸行密授以湖州別駕不遣
一日行密大會失居巖亟使人掩其家無一人在者其
後有人於嵩山見空石室詢其旁或云有道人王居巖

嘗居此莫知所往逢博學能屬文尤長於講說教授蘇
州學者常數百人晚始登第歷國子監直講兼隴西郡
主宅教授又之以太常博士通判徐州卒逢爲人樂易
篤於朋友與胡瑗最善有易傳十卷乾德指說一卷復
書七卷妻陳氏亦有賢行

孫唐卿字希元青州人少有學行與黃庠楊寘有名一
時唐卿初登第通判陝州於吏事若素習丁父憂毀瘠
嘔血而卒詔賻其家

黃庠字長善洪州分寧人初至京師就舉國子監開封
府禮部皆爲第一比引試崇政殿以疾不時入天子遣

內侍郎邱含撫問賜以藥劑是時庠名聲動京師所作
程文傳誦天下聞於外夷近世布衣罕比也歸江南卒
楊寘字審賢察之弟慶曆二年舉進士第一授將作監
丞通判潁州未至官持母喪病羸卒特詔賻恤其家先
是其友夢寘作龍首山人寘自謂龍首我四冠多士山
人無祿位我其終是乎已而果然

唐庚字子西丹稜人第進士爲宗子博士以張商英薦
除提舉京畿常平商英罷相庚亦坐貶後復承議郎提
舉上清太平宮歸蜀道卒年五十一庚爲文精密通於
世務作名治察言閔俗諸篇時人稱之有文集二十卷

予文若自有傳庚長兄瞻字望之後名伯虎字長儒治
易春秋皆有家法元祐三年其父游瀘南伯虎兄弟居
母喪於丹山伯虎夜半蹴庚曰吾夢收父書發之得亟
來二字吾父得無他乎吾心動矣起裹糧黎明走洪川
蹴舟遇江漲聲搖數十里客舟皆艤岸不敢動伯虎彷徨
堤上有漁者持小艇繫港中啗以厚利不許伯虎超
入艇中叱僕夫解維漁者不得已從之二日至瀘南父
果病甚是日疾少間伯虎具舟侍父以歸居數日疾復
作遂卒元符二年庚以貢舉事繫獄臨邛語連伯虎臨
邛并械之凡對吏逾年掠治無完膚其詞確然一不及

庚以故獄久不具卒會赦除之伯虎性真率無威儀人多易之至是皆大服以爲不可及伯虎仕於四方每數年一歸不過旬日復去後卒于家

文同字與可梓潼人漢文翁之後蜀人猶以石室名其家同方口秀眉以學名世操韻高潔自號笑笑先生善詩文篆隸行草飛白又善畫竹初不自貴重四方之人持縑素請者足相躡於門同厭之投縑於地罵曰吾將以爲鞞好事者傳爲口實第進士稍遷太常博士集賢校理歷知湖州明年至陳州宛丘驛忽留不行沐浴衣冠正坐而卒有丹淵集四十卷行於世

楊傑字次公無爲人第進士元豐中禮樂之事皆預討論嘗言大樂七失與范鎮異議哲宗卽位議樂又用范鎮說傑復攻之鎮之樂律卒不用語在樂志元祐中爲禮部員外郎出潤州除兩浙提點刑獄卒年七十自號無爲子有文集二十餘卷樂記五卷

賀鑄字方回衛州人喜談當世事可否不少假借人以爲近俠博學強記工語言深婉麗密如次組繡尤長於度曲掇拾人所棄遺少加櫜括皆爲新奇嘗言吾筆端驅使李商隱溫庭筠常奔命不暇諸公貴人多客致之苟所不欲見終不貶也初娶宗女隸籍右選監太原工

作是時江淮間有米芾以魁岸奇譎知名二人每相遇
瞋目抵掌論辨鋒起終日不能屈談者傳爲口實元祐
中換通直郎通判泗州又倅太平州竟以尚氣使酒不
得美官悒悒不得志食祠祿退居吳下稍務引遠世故
亦無復軒輊如平日家藏書萬餘卷手自校讎所爲詞
章往往傳播人口黃庭堅自黔中還得其江南梅子之
句以爲似謝玄暉自哀歌詞名東山樂府嘗自言知章
之後且推本其初出王子慶忌以慶爲姓居越所謂鏡
湖者本慶湖也避漢安帝父清河王諱改爲賀氏慶湖
亦轉爲鏡故鑄自號愚湖遺老有集二十卷

劉涇字巨濟楊安人第進士王安石薦於神宗召見除
經義所檢討久之爲太常博士罷知咸陽縣歷國子監
丞知處虢真坊四州元符末上書召對除職方郎中卒
涇爲文務奇怪好進取多爲人排斥同時有鄭少微者
字明舉成都人與涇俱以文名而仕不偶

鮑由字欽止龍泉人第進士其文汪洋閎肆詩尤高妙
徽宗召對除工部員外郎居無何以不合去歷知海州
奉祠卒嘗註杜甫詩有文集五十卷

黃伯思字長睿履之孫饒州司錄應求之子風韻洒落
飄飄有凌雲意以履任爲假承務郎元符三年進士高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
等伯思好古文奇字遂以名家初淳化中博求古法書
續正法帖伯思病其垂僞龐雜考引載籍作刊誤二卷
由是篆隸正行草章草飛白皆至妙絕得其尺牘者多
藏奔歷祕書郎縱觀冊府藏書至忘寢食自六經及子
史百家天官地理律曆卜筮之說無不精講凡詔講明
前世典章文物集古器考定真贗以素學與聞議論發
明居多館閣諸公自以為不及也頗好道家自號雲林
子別字霄賓政和中卒年四十伯思學問慕揚雄詩慕
李白文慕柳宗元有文集五十卷翼騷一卷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一

列傳一百十三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文苑三

黃庭堅

晁補之

弟

秦觀

張耒

陳師道

李薦

劉恕

王無咎

蔡肇

李格非

呂南公

郭祥正

米芾

吳激

劉詵

倪濤

李公麟

周邦彥

朱長文

劉夬

陳與義

汪藻

葉夢得

程俱

張嶠

韓駒

朱敦儒

葛勝仲

熊克

宋史新編卷五十三
張卽之

趙蕃附

黃庭堅字魯直分寧人李常之甥也第進士歷知太和縣哲宗立召爲校書郎神宗實錄檢討官累擢起居舍人母喪除爲祕書丞提點明道宮兼國史編修官紹聖初出知宣州改鄂州章惇蔡卞與其黨論實錄多誣貶涪州別駕黔州安置又移戎州庭堅泊然不介意與蜀士講學不倦徽宗卽位起監鄂州稅簽書寧國軍判官知舒州以吏部員外郎召皆辭不行丐郡得知太平州至之九日罷主管玉隆觀庭堅在河北與趙挺之有隙挺之執政轉運判官陳舉承風旨上其荆南承天院記

指爲幸災復除名羈管宜州三年徙永州未聞命卒年六十一庭堅篤孝母病衣不解帶及亡廬墓下學問文章天成性得尤長於詩善行草書楷法亦自成一家與張耒晁補之秦觀俱游蘇軾門天下稱爲四學士蜀江四君子以庭堅配軾故稱蘇黃軾爲侍從時舉以自代有瓌偉之文妙絕當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之語初游潯皖山谷寺石牛洞樂其勝因自號山谷道人云晁補之字無咎鉅野人宗慤之曾孫也父端有工於詩補之年十七從父官杭州稗錢塘山川風物之麗著七述以謁通判蘇軾稱其博辯雋偉絕人遠甚由是知名

舉進士試開封及禮部別院皆第一歷著作佐郎章惇
當國出知齊州坐修神宗實錄連貶監處信二州酒稅
徽宗立復以著作召既至拜吏部員外郎禮部郎中兼
國子編修實錄檢討官黨論起爲諫官管師仁所論出
知河中府修河橋以便民民畫祠其像徙湖州密州果
州遂主管鴻慶宮還家葺歸來園自號歸來子慕陶潛
爲人大觀末出黨籍起知達州改泗州卒年五十八補
之才氣飄逸文章溫潤典縉其凌麗奇卓出於天成尤
精楚詞論集屈宋以來賦詠爲變離騷等三書安南用
兵著罪言一篇大意欲擇仁厚勇略吏爲五管郡守及

修海上諸郡武備議者謂通達世務從弟詠之

詠之字之道以蔭入官復舉進士又舉博學宏詞科一
時傳誦其文爲河中教授元符末應詔上書論事罷官
久之爲京兆府司錄事秩滿提點崇福宮卒有文集五
十卷

秦觀字少游一字太虛高郵人少豪雋慷慨溢於文詞
登第歷祕書省正字兼國史院編修官紹聖初坐黨籍
出通判杭州以御史劉拯論其增損實錄貶監處州酒
稅又以謁告寫佛書爲罪削秩徙郴州繼編管橫州又
徙雷州徽宗立復宣德郎放還至藤州出游華光亭爲

客道夢中長短句索水欲飲水至笑視之而卒先自作
挽詞其語哀甚讀者悲傷之年五十三有文集四十卷
觀未第時所作詩賦已爲蘇軾王安石稱賞及卒軾歎
曰世豈復有斯人乎弟覲字少章覲字少儀皆能文
張耒字文潛淮陰人幼穎異十七時作函關賦已傳人
口游學於陳學官蘇轍愛之因得從軾游軾亦深知之
弱冠第進士歷起居舍人紹聖初請郡以直龍圖閣知
潤州坐黨籍徙宣州謫監黃州酒稅徙復州徽宗立起
爲通判黃州知兗州召爲太常少卿甫數月復出知潁
州汝州崇寧初復坐黨籍落職主管明道宮初耒在潁

聞蘇軾計爲舉哀行服言者以爲言遂貶房州別駕安
置於黃五年得自便居陳州耒筆力絕健於騷詞尤長
誨人作文以理爲主嘗著論云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
工世未嘗有也夫決水於江河淮海也順道而行滔滔
汨汨日夜不止衝砥柱絕呂梁放於江湖而納之海其
舒爲淪漣鼓爲波濤激之爲風颺怒之爲雷霆蛟龍魚
鱉噴薄出沒是水之奇變也水之初豈若是哉順道而
決之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溝瀆東決而西竭下滿而上
虛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蛙蛭之玩耳江河
淮海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溝瀆而求

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爲奇反覆咀嚼卒亦無有文之陋也學者以爲至言作詩晚歲亦務平淡效白居易體而樂府效張籍久於投閑家益貧郡守翟汝文欲爲買公田謝不取晚監南嶽廟主管崇福宮卒年六十一建炎初贈集英殿修撰

陳師道字履常一字無已彭城人年十六以文謁曾鞏一見奇之留受業熙寧中王氏經學盛行師道心非其說遂絕意進取鞏典五朝史事得自擇其屬朝廷以白衣難之元祐初蘇軾傳堯俞孫覺薦其文行起爲徐州教授又用梁燾薦爲大學博士言者謂在官嘗越境出

見蘇軾改教授潁州又論其進非科第罷歸調彭澤令不赴家素貧或經日不炊妻子慍見弗恤也久之召爲祕書省正字卒年四十九師道安貧樂道喜作詩自云學黃庭堅至其高處或謂過之然小不中意輒焚去今存者財十一世徒喜誦其詩文至若奧學至行或莫之聞也初游京師踰年未嘗一至貴人門傅堯俞欲識之先以間奏觀曰是人非持刺字俛顏色伺候乎公卿之門者殆難致也堯俞曰非所望也吾將見之懼其不吾見也子能介於陳君乎知其貧懷金欲爲餽比至聽其論議益敬畏不敢出章惇在樞府將薦于朝亦屬觀延

身身系終卷三十一
五
至師道答觀書曰辱書喻以章公降屈年德以禮見招不佞何以得此豈侯嘗欺之耶公卿不下士尚矣乃特見於今而親於其身幸孰大焉愚雖不足以齒士猶當從侯之後順下風以成公之名然先王之制士不傳誓爲臣則不見於王公夫相見所以成禮而其敝必至自鬻故先王謹其始以爲之防而爲士者世守焉師道於公前有貴賤之嫌後無平生之舊公雖可見禮可去乎且公之見招蓋以能守區區之禮也若昧冒法義聞命走門則失其所以見招公又何取焉雖然有一于此幸公之他日成功謝事幅巾東歸師道當御款段乘下澤

僕公於上東門外尚未晚也及樟爲相又致意終不往官賴時蘇軾知州事待之絕席欲參諸門弟子間而師道賦詩有嚮來一瓣香敬爲曾南豐之語其自守如是素惡友壻趙挺之適預郊祀禮寒甚衣無綿妻就假挺之家問所從得却去遂以寒疾死

李薦字方叔其先自鄆徙華薦謁蘇軾於黃州贊文求知軾謂其筆墨瀾翻有飛沙走石之勢拊其背曰子之才萬人敵也抗之以高節莫之能禦矣薦再拜受教又數年再見軾閱其所著歎曰張耒秦觀之流也鄉舉試禮部軾典貢舉遺之賦詩以自責軾與范祖禹謀曰薦

雖在山林其文有錦衣玉食氣棄奇寶於路隅昔人所
歎我曹得無意哉將同薦諸朝未幾相繼去國不果軼
亡薦哭之慟卽走許汝間相地下兆授其子作文祭之
中年絕進取意謂類爲人物淵藪始定居長社卒年五
十一薦喜論古今治亂辨而中理元祐求言上忠諫書
忠厚論并獻兵鑿二萬言

劉恕字道原筠州人父渙字凝之爲類上令棄去家于
廬山之陽時年五十歐陽脩高其節作廬山高詩以美
之渙居廬山三十餘年環堵蕭然饘粥以爲食而游心
塵垢之外超然無戚戚意以壽終恕少穎悟未冠舉進

士時有詔能講經義者別奏名應詔者才數十人恕懼
爲第一他文亦入高等而廷試不中格更下國子試講
經復第一遂賜第調鉅鹿主簿和川令恕篤好史學自
太史公所記下至周顯德末紀傳之外至私記雜說無
所不覽司馬光編次資治通鑑召爲局僚王安石與之
有舊欲引眞三司條例恕以不習金穀爲辭因言天子
方屬公大政宜恢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利爲
先至面刺其過安石怒變色如鐵恕不少屈或稠人廣
坐抗言其失無所避遂與之絕光出知永興軍恕亦以
親老求監南康軍酒以就養許卽官修書官至祕書丞

卒年四十七恕求書不遠數百里身就之讀且抄殆忘
寢食著五代十國紀年以擬十六國春秋又采太古以
來至周威烈王時事史記左氏傳所不載者爲通鑑外
紀家素貧無以給旨甘一毫不妄取於人自洛南歸時
方冬無寒具司馬光遺以衣襪及故茵褥辭不獲強受
而別行及頽悉封還之好攻人之惡每自頌平生有二
十失十八蔽作文以自警亦終不能改也通鑑成追錄
其勞官其子義仲次子和仲有超軼材蚤天

王無咎字補之南城人第進士歷天台令棄而從王安
石學久之無以衣食其妻子復調南康簿已又棄去好
書力學寒暑行役不暫釋所在學者歸之常數百人安
石爲政無咎至京師士大夫多從之游然與人寡合常
閉門治書惟安石言論莫逆也安石上章薦其文行該
備守道安貧詔爲國子直講命未下卒

蔡肇字天啓丹陽人能爲文最長歌詩初事王安石見
器重又從蘇軾游聲譽益顯第進士歷中書舍人踰月
罷爲顯謨閣待制知明州言者又論其非議辟雍奪職
奉祠會赦復之卒

李格非字文叔濟南人登進士第歷太學博士以文章
受知于蘇軾嘗著洛陽名園記謂洛陽之盛衰天下治

亂之候也其後洛陽陷于金人以為知言紹聖立局編
元祐章奏以為檢討不就戾執政意通判廣信軍召為
校書郎遷著作佐郎禮部員外郎提點京東刑獄以黨
籍罷卒年六十一格非苦心工詞章嘗言文不可苟作
誠不著則不能工劉伯倫酒德頌陶淵明歸去來辭字
字如肺肝出遂高步晉人之上其誠著也妻王氏拱辰
孫女亦善文女清照詩文尤有稱於時嫁趙挺之子
呂南公字次儒南城人一試禮闈不偶退築室灌園不
復以進取為意益著書且借史筆以褒善貶惡遂以袞
斧名所居齋嘗謂士必不得已於言則文不可以不工

觀書契以來特立之士未有不善於文者故毅然盡心
思欲與古人竝元祐立十科薦士中書舍人曾肇上疏
稱其不事俗學志希古人堪充師表科一時奸臣亦多
稱之議欲命以官未及而卒有灌園先生集傳於世
郭祥正字功父當塗人母夢李白而生少有詩聲梅堯
臣嘆曰天才如此真太白後身也第進士熙寧中知武
岡縣簽書保信軍節度判官時王安石用事祥正奏乞
天下大計專聽安石處畫安石恥為小臣所薦因極口
陳其無行時祥正從章惇察訪辟聞之遂以殿中丞致
仕後復出通判汀州知端州又棄去隱于縣青山卒

米芾字元章吳人以母侍宣仁后藩邸恩從仕歷官太常博士知無爲軍召爲書畫學博士賜對便殿芾上其子友仁所作楚山清曉圖擢禮部員外郎出知淮陽軍卒芾爲文奇險不蹈襲前人軌轍書法沈著飛翥得王獻之體畫亦名家尤善臨移至亂真不可辨王安石嘗摘其詩句書于扇蘇軾亦喜譽之冠服效唐人風神蕭散音吐清暢所至人聚觀之而好潔成癖至不與人同巾器所爲譎異人傳爲笑無爲州治有巨石狀奇醜芾大喜曰此足以當吾拜具衣冠拜之呼爲兄以不能與世俯仰故數困友仁字元彈力學嗜古亦善書畫世號

小米仕至兵部侍郎敷文閣直學士芾壻吳激字彥高建州人書得芾筆意工詩能文尤長於樂府使金以知名留不遣授翰林待制知深州卒有東山集十卷有馬定國者字子卿荏平人宣政末題詩酒家壁坐譏訕得罪紹興初遊歷下以詩憾僞齊劉豫官之至翰林學士定國嘗考石鼓字畫云是宇文周時所造作辨萬言引據傳記人以爲定論惜其屈節亂賊爲文士羞云劉詵字應伯福清人第進士歷大晟府典樂太常寺少卿卒詵嘗上歷代雅樂因革及宋制作之音故委以樂事在太常纂續因革禮居母喪盡禮有雙芝生墓側

倪濤字巨濟廣德軍人年十五試太學第一遂擢進士
歷司勳左司員外郎徽宗有事燕雲大臣爭先決策爲
固位計濤抗言曰毋輕議以詒後患王黼怒坐貶監朝
臣縣酒稅再徙茶陵船場卒卒之明年金人犯闕朝廷
憶濤言官其一子有雲陽集傳於世

李公麟字伯特舒州人第進士歷御史檢法官好古博
學長於詩多識奇字自夏商以來鐘鼎彝器皆能考定
世次辨測款識聞一妙品雖捐千金不惜紹聖末朝廷
得玉璽言人人殊公麟以爲秦璽議由是定以病痺致
仕歸肆意於龍眠山巖壑間雅善畫黃庭堅謂其風流

不減古人然因畫爲累故世但以藝傳云

周邦彥字美成錢塘人踈雋少檢頗博涉元豐初獻汴
都賦萬言神宗異之自太學諸生一命爲正歷事哲徽
至徽猷閣待制提舉大晟府知處州府卒贈宣奉大夫
邦彥嘗製樂府長短句詞韻清薦傳於世

朱長文字伯原蘇州人舉進士乙科以病足不試吏築
室樂園坊著書閱古吳人化其賢長吏至必造請謀政
所急公卿多薦自代元祐中起教授於鄉遷太學博士
祕書省正字卒哲宗知其清賻絹百有文三百卷六經
皆爲辨說又著琴史其序云方朝廷成太平之功制禮

作樂比隆商周則是書也豈虛文哉蓋立志如此

劉弇字偉明安福人登進士第繼中博學宏詞科歷官太學博士元符中有事南郊進大禮賦哲宗覽之動容以爲相如子雲復出除祕書省正字徽宗改著作佐郎實錄檢討官卒弇性嗜酒不事拘檢爲文辭剝剔瑕類卓詭不凡有龍雲集三十卷周必大序其文謂廬陵歐陽文忠公以文章續韓文公正傳繼之者弇也

陳與義字去非其先居京兆後爲洛人登上舍甲科歷太學博士擢符寶郎尋謫監陳留酒稅及高宗南遷遂避亂襄漢轉湖湘踰嶺嶠久之召爲兵部員外郎紹興

中累官翰林學士知制誥至參知政事以疾請與祠卒年四十九與義容狀嚴恪不妄言笑雖謙以接物然內剛不可犯其薦士於朝退未嘗以語人士以是多之尤長於詩體物寓興清邃紆餘高舉橫厲上下陶謝韋柳之間嘗賦墨梅徽宗嘉賞之以是受知于上云

汪藻字彥章德興人入太學登進士第歷江西提舉學事司幹當公事徽宗親製君臣慶會閣詩羣臣皆磨進惟藻衆莫能及時胡仲亦以文名人爲之語曰江左二寶胡仲汪藻累遷著作佐郎以忤時相王黼出通判宣州提舉江州太平觀終黼之世不得用欽宗卽但召遷

至起居舍人高宗嗣位召試中書舍人時次揚州藻多
所論奏宰相黃潛善惡之遂假他事與祠明年復召連
拜翰林學士帝以所御白團扇觀書紫誥仍兼綰黃麻
似六經以賜屬時多事詔令類出其手嘗論諸大將擁
重兵寢成外重之勢且陳御將三事後十年卒如其策
紹興二年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湖州言古者有國必有
史故書榻前議論之辭則有時政記錄住下見聞之實
則有起居注類而次之謂之日曆修而成之謂之實錄
今踰二十年無復日曆何以示來世乞卽臣所領州許
臣訪尋故家文書纂集元符庚辰以來詔旨爲日曆之

備制可俄以事貶秩停官起知撫州御史張致遠又論
之予祠六年修撰范冲言宜令就閒復卒前業詔賜史
館餐錢聽辟屬編類書成上之凡六百六十五卷藻再
進官升顯謨閣學士尋知徽州逾年徙宣州言者論其
爲蔡京王黼客奪職居永州累赦不宥卒秦檜死復職
官其二子後徽宗實錄成以藻纂集詔旨有力詔贈端
明殿學士藻通顯三十年無屋廬以居博極群書老不
釋卷尤喜讀左氏傳及西漢書工儷語多著述

葉夢得字少蘊吳縣人嗜學蚤成多識前言往行談論
亹亹不窮登進士第歷祠部郎官大觀初蔡京再相向

所立法度已罷者復行夢得言周官太宰以八柄詔王
馭群臣太宰得以詔王而不得自專上喜曰邇來士多
朋比媒進卿言獨無觀望遂除起居郎時用事者喜小
有才夢得言自古用人必先辨賢能賢者有德能者有
才常使德勝才不使才勝德願繼今用人以德爲先累
遷翰林學士極論士大夫朋黨之弊專於重內輕外且
乞身先衆人補郡明年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汝州尋落
職奉祠政和五年起知蔡州復龍圖閣直學士移帥穎
昌府尋又奉祠自是或廢或起逮高宗駐蹕揚州遷翰
林學士兼侍讀除戶部尚書陳待敵之計有三曰形曰

勢曰氣而已形固則可恃以守勢強則可資以立氣據
則可作以用如是則敵皆在吾度內矣旣而帝駐蹕杭
州遷尚書左丞門下侍郎顏岐知杭州康允之皆嫉夢
得又與宰相朱勝非議論不協會州民有上書訟夢得
者上以夢得深曉財賦乃除資政殿學士提舉中太一
宮專一提領戶部財用辭不拜歸湖州紹興初起爲江
東安撫大使兼知建康府兼壽春等六州宣撫使八年
除江東安撫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行宮留守又奏防
江措畫八事初建康屯兵歲費無筭權貨務所入不足
以支至是禁旅又與諸道兵咸集夢得兼總四路漕計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五
以給饋餉軍用不乏故諸將得悉力以戰詔加觀文殿
學士移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平寇五十餘群然頗與
監司異議上章請老特遷一官奉祠尋拜崇信軍節度
使致仕卒湖州贈檢校少保

程俱字致道開化人以外祖鄧潤甫恩補官坐上書論
事罷歸起歷著作佐郎宣和二年進頌賜上舍出身除
禮部郎以病告老不俟報而歸建炎中爲太常少卿知
秀州金兵南渡破崇德海鹽馳檄諭降俱率官屬棄城
保華亭留兵馬都監守城朝廷命俱部金帛赴行在既
至以病乞歸紹興初始置祕書省召俱爲少監奏修日

曆祕書長貳得預修纂自俱始時庶事草創百司文書
例從省記俱撫三館舊聞比次爲書名曰麟臺故事上
之擢中書舍人兼侍講俱論國家之患在於論事者不
敢盡情當事者不敢任責言有用否事有成敗理固不
齊今言不合則見排於當時事不諧則追咎於始議故
雖有智如陳平不敢請金以行間勇如相如不敢全璧
以抗秦通財如劉晏不敢言理財以贍軍食使人人不
敢當事不敢盡謀則艱危之時誰與圖回而恢復乎武
功大夫蘇易轉橫行俱論文臣所謂庶官者轉不得過
中大夫而武臣乃得過皇城使此何理也徐俯爲諫議

大夫俱繳還以爲俯雖才俊氣豪所歷尚淺近聞俯與中官唱和有魚須之句號爲警策臣恐外人以此爲疑仰累聖德不報後二日言者論俱前棄秀州城罷與祠父之除徽猷閣待制俱晚病風痺秦檜薦俱領史事除提舉萬壽觀使實錄院修撰免朝參俱力辭不至卒年六十七俱爲文典雅閎奧爲世所稱

張嶠字巨山襄陽人宣和三年上舍選中第歷利州路安撫司幹辦公事以母病去官紹興中召對嶠上疏論邊事召試除祕書省正字再遷著作郎旣而何掄以刊改神宗實錄得罪語連嶠出爲福建路轉運判官上疏

略曰古之人君其患有二不在於拒諫在納諫而不能用在於不知天下利害在知而不以爲意陛下渡江十年矣外有勍敵之國內有驕悍之兵下有窮困無聊之民進言者多矣今皆以爲陳腐而別取新奇之說任事者衆矣今皆習是以爲當然而更爲迂闊之事此近於納諫而不知用知利害而不知恤也除司勳員外郎兼實錄院檢討官金人叛盟上命兩省卿監郎曹各草檄獨取嶠所進者播之四方擢中書舍人升實錄院同修撰未幾右正言方俟嵩論嶠罷去頃之起知衢州除敷文閣待制爲政頗尚嚴酷歲滿得請與祠時方修好

息兵朝廷講稽古禮文之事嶠作中興復古詩以進上將召用俄卒

韓駒字子蒼仙井監人政和初以獻頌補假將仕郎召試舍人院賜進士出身除祕書省正字尋坐爲蘇氏學謫去召爲著作郎駒言祠事樂章辭多牴牾於是召三館士分撰親祠明堂圓壇方澤等樂曲五十餘章多駒所作除祕書少監遷中書舍人兼修國史尋兼權直學士院制詞簡重爲時所推未幾復坐鄉黨曲學與祠高宗卽位知江州卒進一官致仕贈中奉大夫與遺澤三人駒嘗在許下從蘇轍學評其詩似儲光羲其後由宦

者以進用頗爲識者所薄云

朱敦儒字希真河南人父勃紹聖諫官敦儒志行高潔靖康中召至京師將處以學官曰麋鹿之性自樂閒曠爵祿非所願也固辭還山高宗卽位部使者以敦儒應詔召之又辭避亂客南雄州張浚奏赴軍前計議弗起紹興二年以宣諭使明橐薦爲右迪功郎敦儒不肯受詔其故人勸之乃起旣至命對便殿上悅賜進士出身爲祕書省正字俄兼兵部郎官遷兩浙提刑會諫議大夫汪勃劾敦儒專立異論與李先交通敦儒遂罷十九年上疏請歸許之敦儒素工詩及樂府時秦檜當國喜

獎用騷人墨客以文太平檜子熺亦好詩於是先用敦
 儒子為刪定官復除敦儒鴻臚少卿檜死敦儒亦廢談
 者謂敦儒老懷舐犢之愛畏避竄逐故其節不終云
 葛勝仲字魯卿丹陽人登進士第累遷太常卿宋自建
 隆至治平所行典禮歐陽脩嘗哀集為書號太常因革
 禮徽宗詔勝仲續之及建春宮以勝仲兼諭德勝仲為
 仁孝學三論獻之太子復採春秋戰國以來歷代太子
 善惡成敗之迹日進數事詔嘉之徙太常少卿除國子
 祭酒尋知汝州改湖州尋徙鄧州朱勗媒孽其短罷歸
 高宗即位赦還復知湖州未幾丐祠去年七十三卒謚

文康子立方官至侍從孫邨自有傳

熊克字子復建陽人御史大夫博之後紹興登進士第
 知諸暨縣部使者芮燁行縣至其境謂克曰曩知子文
 墨而已今乃見古循吏為表薦之入為提轄文思院掌
 以文獻會觀觀持白于孝宗喜之累遷學士院權直克
 自以見知於上數有論奏嘗言金人雖講和而不能保
 於他日今宜以和為守以守為攻帝嘉其有志召草明
 堂赦書克言二浙荐饑蝗且起赦文不宜飾詞帝嘉其
 識體除起居郎兼直學士院以言者出知台州奉祠克
 博聞強記自少至老著述外無他嗜尤淹習宋朝典故

有問者酬對如響家素儉約雖貴不改人稱其清介卒年七十三

張卽之字溫夫參知政事孝伯之子以父恩授承務郎銓中兩浙轉運司進士舉歷司農寺丞知嘉興以言者罷予祠引年告老授直祕閣致仕寶祐四年制置使余晦人蜀以讒劾閬州守王惟忠沒入其貲下詔獄鍛鍊誣伏坐棄市惟忠臨刑謂其友陳大方曰吾死當上愬干天七揮刃不殊血流卽之雖閒居移書淮東制置使賈似道恤其遺孤又使從孫士倩娶惟忠孤女未幾似道入相中書舍人常挺亦以爲言因得給還首領以

禮改葬復金壇田云卽之工翰墨金人尤寶之惟忠字肖尊鄞人嘉定十三年進士

趙蕃字昌父其先鄭州人大父賜官萬玉山蕃以賜恩補官歷辰州司理參軍與郡守爭獄罷人以蕃爲直始蕃受學於劉清之清之守衡州乃求監安仁贍軍酒庫因以卒業至衡而清之罷蕃卽丐祠從清之歸真德秀書之國史曰蕃於師友之際蓋如此肯負國乎家居連書祠官之考者三十有一理宗卽位以太社令與劉宰同召不拜特改奉議郎直祕閣又辭奉祠得致仕轉承議郎依前直祕閣卒年八十七蕃年五十猶問學於朱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一
熹既老猶患末路之難命所居曰難齋蕃賦性樂易而
剛介不可奪丞相周必大與蕃契屢加引薦竟不受守
臣乞錄蕃後詔其子遂補上州文學遂亦力辭又詔以
承務郎致仕與一子恩澤景定三年謚文節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一

